後學豐城鄔樅卿編次

說

答歐陽秘書承心制說

龍溪友議好事者為之不知其誰何也巽齋歐陽先生為之辨以書来曰君所處變之又變而或者於無過中求有過援經引古皆不類而又録木摹紙流傳四方莫曉用意所在君於國於家公私得矣自了然於心雖不必較畢竟此於世教人倫有關繫不可以流俗誤方来所以憮然不能自已於言也嗟夫先生所以主張名教

愛惜後學至矣抑先生就其為說區別禮文之隆殺極其精微只如此固以明其甚然兩家事實猶有非先生所盡知者若某初於倉皇中處此則不過從吾事實順事理之本然者而行之固不待如此鉤索精微而其當然之路自燦然可見也初此毋嫁先伯祖生男三長曰行是為先伯次為先人又次曰信是為先叔女一是為吾姑先人生歲餘嗣先祖既生而伯祖方殁已卯而後此毋適劉鞹劉前室之子曰敏曰午而自生二女一男二女今各有歸男曰欽出繼於黃塘劉氏在文在劉通男女為七非適劉之日淺於適文文有子而劉無所出也當先祖存先人篤於生毋則衣食敬共之丙午先祖歿先人始迎致就養然劉之子諱得不養之名歲輒取養二三月至丙辰以後其甚專其養而歲時劉之子孫族黨絡繹起居白毋也伯叔毋也祖毋也此毋非以在文而諱其在劉劉亦非以其在文而不之毋也當其在文特文有能養之實得以遂其敬愛之情而名義之為劉自若也定以殁之日其子午其孫伯參奔喪于西昌其二女咨以遠近来赴其劉之族黨鏞素與候於道誉銘旌曰劉吾鄉人見者以為是固當然無所不安也固非曰未屬纊為文既屬纊而名之曰

劉而制禮為是嚴也彼好事非為文為劉之族黨姻親又非里巷父老知事之悉主於騰謗故亦不問事實如何而侮經慢法苟可以媒孽者不遺餘力若曰文致網常之說以壓之則可覆其肯綮數語可以破之彼之說曰生辨之得其駢矣要其終身云爾險哉其用心乎先在某當書申心制姪孫而銘旌當書故伯祖母某氏此十一字殊不類學者語此母從母從其實則先人本生母也平居無所於名則從其前日之位曰伯祖母如以義斷於稱謂亦恐未安而欲自名曰姪孫得乎心制而稽之禮律白子為所生父母也曰弟子為師也

乎又則何為下得申心制三字乎劉午之於几遠書曰已沈其氏之雲而書號謝其鄉人自書曰孤哀子劉其以承衷子為妣作衰主不為當乃欽書姪孫以主伯祖母之衷語之三尺之童然乎否乎以四十七年婦于劉母子劉而一旦瞑目而使之不得為劉母則劉之子若女哭劉母乎哭文母乎使劉之廟祀文母乎祀劉母乎且夫在文氏則生先人而出繼於先祖在劉氏則生欽而出繼於黃塘之劉其事躰一也今欽為人後不得而服本生母亦止於申心制某方之於欽情義若何而曰意其必衰麻其服乃寂無聞焉何其無稽之甚乎親喪

人所自盡以義起禮此毋為先父本生母在先父不及
申心制在某遂承心制吾所自盡何與乎或人而或人
詆毀之至此某非惟不必辯彼亦不足辯也獨此心不
可不明於先生故具述於此以復命而不傳焉

吳郎中山泉說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體流行之妙往
来而易見者惟川流為然聖人發其端倪欲學者體認
省察而無一息之間斷也後千數百年程子始默識而
指以教人曰其要只在謹獨聖人言道之旨學者入道
之門於是而深切著明矣尚書郎吳君正夫名蒙因名
取象有合於下坎上艮之卦遂自命曰山泉君所以從
事則又取二程上蔡和靖晦翁凡諸言敬者識諸座右
易以養正為聖功而養之方未之及也吾獨見自得乃
從敬入則豈泛然而用吾力也與夫川之水道之體也山
之泉性之象也是故善盡道者以敬而操存之則猶之
川而不息焉善盡性者以敬而涵育之則猶之泉而不
雜焉蓋有欲則息惟敬為能不息有欲則雜惟敬為能
不雜君之所以見易其猶程子之所以見夫子與雖然
川上之事純亦不已誠者之天也泉猶性也泉動而出
猶性動而為情也是則有幾焉誠無為幾善惡始以敬

而持此幾終以幾而達此誠則山泉其川水之源川水
其山泉之流會而通之混然一貫故曰敬者聖學成始
而成終者也君講切熟矣愚也不敏方願學乎此尚徒
君質之

徐應明怨齋說

自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流遂為苟容至先儒以極
為四外標準而學者始知極自唐儒以博愛謂仁而仁
之道遂為小惠至先儒以仁為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
自漢晉以來有怨已怨人之說而怨之弊遂為姑息至
先儒以怨為如心而學者始明怨聖人浸遠道學無傳
於是漢人之中庸唐人之損稜皆足以自附於此三字
之義天下之不見聖久矣尚賴伊洛諸君子出而抉聖
經千載之秘而後之學者遂得襲其遺餘以求進於道
番易徐君應明有志於學特以怨為入門則其卑生於
道學之世而不至滔忝混貸以淪於漢唐之陋也審矣
雖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力焉按傳專言怨者其事有
二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
絜矩之道此言如愛己之心而愛人者也大學言有治
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此言如治己之心
而治人者也然而如愛己之心而愛人則先儒必歸之

窮理正心如治已之心而治人則先儒必以強於自治
為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
推已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
正之身為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
以陷則吾之為怨者豈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身可
行者豈若是哉故夫論語一貫之恕中庸違道不遠之
怨又必以忠並言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無往非正而
凡窮理正心強於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也抑予
聞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
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已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學者
之事也吾儕小人由前之所用力者求之以進於中
庸之忠恕則聖人忠恕之天豈曰已之罪薄而無足以
進諸曾子之唯哉願與徐君講之

勉耘說

百聖在天六經行世譬之五穀皆美種也錢鎛必痔荼
蓼必薅既堅既好實穎實栗不然畏閩蜀之蹲鴟拾燕
趙之秉粟而吾未嘗不飽也嗚呼此豈樂饑常法哉彭
五穀始是穮是蓘必有豐年奇宗侯之

何睎程名說

子同年何君時任廬陵縣尉尉廳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嘗辱居之後人為建公祠又建堂曰晞程志遺跡也何君生子吏舍溫公之父生於光明之所起率從其地君之名子以吉宜也而官狀吉者多也顧瞻斯堂取義甚大其當名之以晞程程本為大中設何君名其子則以太中之子望之徵說於予予曰大哉名乎其何如而塞之哉漢司馬慕蘭相如自名曰相如本朝有錢希白之類希樂天者也功名文藝之士事為之粗迹筆畺小技抵掌馳志刻心苦思步驟之不難若夫正心脩身窮理盡性通天地之化達聖賢之蘊如程夫子言其何以望於孩提哉雖然大中之在黃陂二夫子生焉其初固亦區區一尉之子耳洎其來廬陵二夫子年甚幼則亦童蒙也初何以自別於常兒然其後受學於春陵追繼孔孟卒以其性命道德之說為諸儒倡聖賢豈別一等天人為之苟有六尺之軀皆道之體不可以其不可能而遂自畧自棄也且夫昔之為程也難今之為程也易中庸之學千數百歲不傳二程獨發關鍵直睹堂奧此其事百倍其力而後能今讀程之遺書考程之行事作聖塗轍瞭然可尋一日用力事半而功倍吾儕小人獲生斯世講聞私淑之緒餘非如漢唐儒者

之寡陋蒙賴福澤深自慶幸不敢以不自勉況夫青原
之山川不改少府之堂宇如故二程事親從兄於此誦
詩讀書於此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
思其所嗜百世之下居乎此者猶聞風而起況去之二
百年之近乎此何君義方之所為汲汲也至於睎程之
以至於入小學使之洒掃應對進退周旋先知所以為
大學之事今其為赤子何君養
其氣質莫重於習古有胎教況於襁褓自其能言能行
敬周匝而無欠深穩而有本然後可以語睎程之事習
於下則下是一幾也何君謹之哉謹之哉君字了翁臨

川人睎程生己未三月

王通孫名說

王君元剛生子名曰通孫初元剛蒙有通守來謁排閶
謂元剛名子之義甚大而其有意於斯夢也殆不其然
入堂闥驚窘已而左右遂有娠既生名之志所夢也予
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也人以
其血肉之軀而合乎太虛之生氣夫然後網縕化育人
之質已成而健順五常之理附而行焉其聚也翕然其
散也霍然天地之化盈虛消息往過来續流行古今如
此而已輪迴之說佛者有之苟自孔氏不當以為信然

且夫人有此身即有此理詩曰有物有則孟子曰形色
天性也聖賢之學主乎踐形而不願乎其外元剛之教
子望之以通於性命之正以無負乎天之所以與我者
其獨善也邪其遂符所夢也邪皆非所
必計也人之得形於父母而毋忝爾所生達不離道窮
不失令名決性命之情以養富貴富貴未必可得而性
命已失其正此天下人子所以陷於失身者多矣不敢
不勉而有知也不敢不告諸為人子者元剛為人之父
亦為人之子者也其達此悉矣予也言之其子之長也
庶幾冀有聞乎因預定其字曰恩為其長子也以伯冠

之濂溪著言曰通微生於思不思則不能通微嗚呼思
則得之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尚勉之哉元剛名義
端豐城人通孫生戊午今四歲云

陳逢春肖軒說

陳逢春景茂斧軒先生之子也斧軒名鳳官至朝奉郎
監行仕豐儲倉其為人剛直有守與趙東野齊名於王
虹翠浪間平生游吳獲齋包宋齋嚴華谷諸公之門諸
公器之不置也未及用不幸蚤世景茂幼孤長而有立
自號曰肖軒有志乎其先人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
述人之事者也世之所謂狼疾人不肖子豈其性然哉

志不存焉耳志之所至事亦至焉夫省之道亦不一矣
詹遠肖其性者也談遷省其業者也彪固省其文者也
義獻省其書者也環瑋省其位者也凡為人子者苟有
一節不忝乎其前其亦無愧於名父之子哉盡初九之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易之所謂意景茂有之矣書
曰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景茂必無是也尚勉旃哉

送呂元吉夔舟說

呂元吉廬陵之名族東来来之近裔也皇皇兀兀以毋喪
淺士未畢大事將以石曼卿自命而求以忠宣夔舟之
事望於人自薄者而觀今世可復得夔舟乎以愚論之
夔舟固可復得借令不得聚夔成舟猶可及也傳曰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中原文獻
前輩典刑還乎邈哉不可尚已然親親以及物愛其父
毋以愛人人心天理油然於不忍人之際者豈以宇宙
隔古今間哉呂君行矣昔人有言子毋謂秦無人

龍泉縣上宋修橋說

修橋闢路佛家以為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樂
為之趨而佛家者流所以積心竭力勤苦憔悴而不之
厭也予過泉江道上宋聞有郭公者主石橋之役蓋歷
家以成之而僧曇雲發則朝夕為之督其事頗難其力不

倦其心蓋可取焉邀予為之疏惟予不得以預斯舉也
郭先矣迫於其請則余儒書中是亦為濂浦濟人之事
雖其事之偏而視夫援一毛不以利人而但朘人以肥
已者熟有間矣郭公之所為若此是邦之人若士觀感
動倡其能以自已其心乎夫善者性之所自然為善者
人之所同欲罔俾郭公專美是邦可也而豈必曰福田
利益之故哉因書以畀晏聚使持示邦之可語者

業校勘社倉說

社倉之法阜陵下之四方而周人委積之意復續於二
千歲之後文公請也公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焉於當世
天之所以予之者不輕而得於其時者復孚天其有以
行之也校勘葉君重開無一命為之階而倡率同志嘉
惠閭封已能鑿鑿精實使君得志於世文公之議將次
第而究之昔劉煇僉判時得俸不以自贏輒買田贍族
或謂范文正公此志三十年非參大政則有不愜焉者
矣煇為小官乃能隨力為義可不謂賢乎煇之於文正
君之於文公事有大小世有難易心之所推則吾無間
然矣君雖布衣尚何不滿乎哉

與濟和尚西極說

天有南極北極北極天帝所居南極惟南海上髣髴可

見并天之南北也自中土而論為人世南北之極耳天之所極實不可知淮南子言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竪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此亦姑舉地之極而言觀禹貢所載禹跡不為甚遠淮南子之說信有之乎惟漢張騫曾窮西方幾萬里而還不知是時騫何以未嘗及佛土後佛自西城來又不知佛生處與騫所經歷相隔幾何敢問濟和尚西方有極處無極處作麼生和尚未對旁有童子謂予曰日入處不知去人幾千萬里吾舉目即見吾不學佛佛何必西方和尚合掌作禮而退

慧和尚說

予里南禪寺上座曰慧慧早為通人得畫法於里之名手挾是出四方會船京師復得相與傳神法於異人自此覽觀山川之勝游歷人物之會足目高遠適長數格既數年厭薄世俗謂天下事止如是觀不如削髮遂為僧蓋收湖海豪氣一歸山林者也然技養卒不能自禁歲為星源神像軸若干春夏輒有遠役杪簷本祠下神與慧若相宜者大家豪人見輒動心豐禳不愛金繒以致之得之者咸指目以為川僧所為自是四方游山上者無盡以歸謂為徒行爭致饋素中約隔歲取償慧輒如期往謹曰川僧来矣取畫者填門慧徐開篋簡如約

分付不半日畫畫矣若是者年久遂為例今人魏威交
友之間才有一錢利害寄諸其手皇皇然惟恐人負之
以數千里不相知之僧相期於一歲之外求之也若懇
寄之也如棄人情豈大相遠哉藝之動人一至於此慧
之畫其流傳多矣獨相與傳神秘其術不輕售閒與子
言相顧肯傾臆事多如其言然每會聚輒睥睨不已子
知其欲傳神也越數年竟覓不下一筆予今春侍弟過山
中坐定慧忽躍然起倉皇索筆不再注視描畫不踰刻
而予兄弟二人欷歔之狀已宛宛如活一坐烘堂一日
用繒一幅置予於前予弟於後冠八角巾著道服前者
垂臂以執袂後者斂手以衛袪又作幼弟肖像手持孝
經一卷上紀移忠孝一章若將獻諸二兄左為海潮湧
湧澎湃濤頭有數丈之勢一金龜隱見出沒於沆瀣之
間題曰忠孝歸朝慧之用意亦勤矣因聚觀者與慧共
評之為之大噱迺指潮而言曰子寧駕絕海之颶以突
魚龍之變乎將極目於南氾北赭望洋而不濟乎寧
揚清激濁以吊鴟夷子之遺乎將波流瀾趨以嬉戲於
杭人之旗鼓乎寧依乘於鰲遊鯤化之會乎將有醎有
腥有滑有腊姑苟膳羞以自活乎寧泅不已以取衝擊
乎將知止知足與汝水俱為縮乎寧與波上下脅脅於

朝夕之往来乎将觀陰陽之進退察日月之盈虚翔遊於六極之表乎質之子弟子弟笑而不言問之慧慧曰區區何足以知之子於是服慧之得于貌而知慧之猶未得于心也因為紀其能事之本末以謝其勤并具子之所以言者噫亦安得知心之士而與之語哉

深衣吉凶通服說

深衣篇大槩三節第一節言其制短無見膚長無被土以下是也第二節言其義規者行舉手以為容以下是也第三節言其用可以為文可以為武以下是也此雖三節然畢竟義為之主故篇首曰以應規矩繩權衡其文坦易明白前輩解之悉矣獨吉凶通服猶有可疑或謂考之本篇曰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而不曰可以吊喪可以受吊曰善衣之次而不曰喪服之次雖其間有孤子則純以素一語近於喪服則又曰鄭氏注年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則是無父而服此衣當用素純耳非孤子於居喪之中可以此代喪服也則此雖吉服未見其不可通於凶事也按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吊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濡渙注云深衣練冠變也蓋既除喪則不當復

衣喪服故以深衣受弔以喪服一變而即用深衣則深衣雖謂之喪服之次可也雖與善衣之次之說相反正足以見其互相發明耳按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蓋成乎婦則成乎婦服惟其未成婦也不可以衰故趨喪以深衣然則此亦凶服之變也今世女子未聞有服深衣者然以此事考之凶事而可服其服於吉事可知也注云禮教久廢故女遂廢此衣耳按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曰有司麻衣布衰注曰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馬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夫衰凶服也深衣吉服也深衣之上有衰馬故非純凶深衣之下有深衣馬故非純吉由此論之深衣不專用於吉事又可見也按閒傳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蓋大祥已除衰杖本須服吉然使便用采飾之服則孝子之餘哀未忘必不安於此故魯人孰祥而暮歌子路笑之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記禮者譏之此所以用深衣者蓋在不衰不采飾之間也按喪服記公子為其母麻衣縓緣注云麻衣小功布深衣以麻為小功布者以大功降云公子之庶昆弟為其母若父卒為母大功父在降大功一等用

小功布深衣以此證之深衣固為大祥之服而亦為小功之服但大祥緣以布小功緣以縓耳夫以深衣正篇本專為吉服而言然畧以此數節推之其於凶服亦自可通大槩喪服皆用布而以精粗為輕重之等鄭氏云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升八十縷則是千二百縷為經此今世極細之布也然則深衣之所以為吉服者以其布之精密又布易得而難損取其貴賤可以通服經所謂完且弗費注所謂可苦衣而易有者也而撰之喪服則用布適同而為色又相似且經鍛濯灰治故止可用於服之輕者耳非如他衣服用繒帛綵色則專當

施於吉而不可通於凶也此正如近世涼衫耳阜陵以前士大夫皆以為會聚之常服其後遂於吊喪用之則亦以其顏色可通之故正此類也但是深衣之制領緣不同其間純以績者乃是以盡飾為美此恐專為吉服而不當與凶服通至於用素用縓自是喪服本色獨用青者則通於吉凶之間皆無妨耳若大冠緌一節却欠商議今人謂服深衣必須用某冠某緌此恐未明蓋冠緌之制深衣正篇既不曾見明言而其散見於他傳者其冠亦各有變如將軍文子之喪主人深衣練冠是受吊之時方用練冠也其施之吉則固有他冠矣如玄用

深衣之縞總則趨喪而後變用縞總也其在平時必他有以為之總者矣又如漢制乘輿服深衣則用通天冠高九寸是天子而後有此冠也推而下之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豈當拘於一冠矣乎切意深衣有一定不易之制而本篇所以不載冠屨者恐冠屨當是從時耳何以辯之夏之冠曰毋追殷之冠曰章甫周之冠曰委貌又曰元冠三代之冠其制已各不同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則深衣自虞氏已有之此時自須用虞氏之冠尚不及有三代之冠也又安得所謂某冠者以是推之深衣古矣而冠變當無定制也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二者參用各隨其宜初不必曰魯服則魯冠宋冠則必宋服也以聖人之於時且然況今世而服深衣者其為冠變也既不載於經則其隨時也為得矣必欲用某冠某冠變則恐又失之泥也然則所謂隨時者宜何如其以深衣為吉服則今之緇冠為不必易也如其以為凶服則受吊者固當以檀弓練冠為法而往吊者亦須如之玄冠不以吊故也嗚呼禮之時義大矣哉器數之精微制度之詳密雖以夫子之聖不敢自謂生知而臆意於一問區區何人乃敢率其胸臆評論千載之上多見其不

知量也雖然亦識其所見云爾尚以俟有考者

講義

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知瑞州日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韓子犯之而世庇且罵柳子尊所謂惴惴然而不敢也其承之此邦其於教化號為有一日之責蓋嘗告朔而履乎學宮得聞諸君之所以授受者而親陟皐比與逢掖講師弟子禮則僭之為左書堂有事乎先賢諸君不鄙而固以請則雖寡陋夫焉得辭其初被命來守嘗啓政路曰古之為諸侯先政化而後簿書期會世之不泳乃倒置此則相與病夫風俗之敝而士行不立且傷夫教道之久廢而未有一救之也固嘗有及於君子德業之義而重反覆焉輒誦所聞并繹其旨與諸君茂明之易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三者一道也夫所謂德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則立此忠信者脩辭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德者統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於無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謂一念之實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實亦忠信也

忠信之心愈持養則愈充實故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脩辭所以立其誠誠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妥間之則吾之業頓隳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脩以至於無一辭之不脩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著於外者上言進下言脩業之脩所以為德之表也上言脩業下言脩辭辭之脩即業之脩也以進德對脩業則脩是用力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對君子乾乾是守之不變惟其守之不變

所以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於言則為言辭發於文則為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岐為四者然文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文能為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脩辭立誠之謂也未有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以語行之不可舉人之於其辭也其可不謹其口之所自出而為文哉在乎聖學浸遠人偽交作而言之無稽甚矣誣

謾而無當謂之大言悠揚而不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膚受謂之游言適天而倍情謂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於其心而害於忠信不足論也最是號為能言者卒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奥宜若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則固有行如狗鼠而不掩焉者而其於文也亦然滔滔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讀之肅容斂衽之不暇觧謂這樣無緣做得好人為其無實則是脫空誑謾先儒擔當雖好秉筒却留空永不足以為萬世也外面一幅當

[illegible]蓋由彼以聖賢法語止可借為議論之助而使之實躰之於其身則曰此迂闊也而何以便吾私是以心口相反所言與所行如出二人嗚呼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真實也豈以資人之口躰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質實之道衰浮偽之意勝而風俗之不競從之其陋於惡而不知反者既以妄終其身而方来之秀習於其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漸漬汨沒而陷於不思不信之歸昔人有言今天下溺矣吾黨之士猶幸而不盡溺於波頹瀾倒之衝纓冠束帶相與於此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豈卒然旦暮所及哉今

有人焉平生無以議為而一日警省欲於誠學旋生用工夫則前妄猶可贖乎曰無傷也溫公五六歲時一婢子以湯脫胡桃皮公給其女兄曰自脫也公父呵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公自是不敢謾語然則溫公脚踏實地做成九分人蓋自五六歲時一覺基之溫公猶未免一語之疵也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入元城自揣謂子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然則元城選成一箇言行一致表裏相應蓋費五年從遊之又七年持養之熟前乎此元城猶未免乎掣肘矛盾之媿也人患不知方耳有能一日渙然而悟盡改心志求為不謾不妄日積月累守之而不懈則凡所為人偽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銷磨泯沒不得以為吾之病而縱橫妙用莫非此誠乾之君子在是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忠信訓之反以為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為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郎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蓋指實理而言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郎中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其意主於不欺詐無矯偽正學者

立心之初所當從是非指誠之至者言之也然學者其
自温公元城之所謂誠則由乾之君子以至於中庸之
聖人若大路然夫何遠之有不敏何足以語誠抑不自
省察則不覺而陷於人僞之惡是安得不與同志極論
其所終以求自拔於流俗哉愚也請事斯語諸君其服
之無斁

熙明殿進講

敬天圖　周易賁卦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
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正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臣聞賁文飾也色相間則成文故柔來文剛上文柔
剛柔相間所以為賁賁離下艮上離之躰中以一柔
間兩剛是柔來文剛艮之躰上以一剛乘兩柔是剛
上文柔使獨剛獨柔不相為用則不成文矣此言賁
之卦義也天之文為三曜五行象緯交錯故曰觀乎
天文此言天之賁也人之文為三綱五常倫理次序
故曰觀乎人文此言人之賁也以上像易彖大意臣
竊窺先皇帝作圖之旨以敬天為名其於賁卦實摘
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一條臣謹案圖義而為之辭

臣竊惟天一積氣耳凡日月星辰風雨霜露皆氣之流行而發見者流行發見處有光彩便謂之文然有順有逆有休有咎其為證不一莫不以人事為主時時世也豪易聖人不曰天變而曰時變蓋常變雖麗於天而所以常變則係於時人君一身所以造化時世者也故天文順其常則可以知吾之無失政一有變焉咎郎在我是故天文者人君之一鏡也觀鏡可以察妍媸觀天文可以察善否且如曆家筭日食云其日當食幾分固是定數然君德足以消弭變異則是日陰雲不見天雖有變而實制於其時又如旱暵災也才側身脩行則為之銷去災感妖也才出一善言則為之退舍天道人事實不相遠自古人君凡知畏天者其國未有不昌先皇帝深識此理故凡六經之言天文者類聚而為之圖以便觀覽且恐懼修省焉聖明知敬嚴父之圖郎敬天在此矣嗚呼曷其恭何不敬

此先生兼崇政殿說書日講篇也講篇非一如講詩之定之方中一篇諷當時修繕事今亡其辭云

道體堂謹書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五終

後學豐城鄒㮚鄉編次

行實

先君子事實

先君子諱儀字士表生嘉定乙亥八月二十四日寶祐丙辰五月二十八日殁于京次年九月九日封于鄉之佛原嗚呼天乎仁者壽有德者祿先君子乃止是邪不肖孤上累先君子久于旅飲膳醫藥失節用速禍非天實不德有悉子至此釁深丘淵身百莫贖榮嘗樂心不自意偷視息至今日得罪勉畐大事猶瀝血呑塊以字

先德嗚呼尚忍言之先君子嘗考次譜系文氏縣成都
徙吉五世祖恂然君永和鎮高桓正中縣永和徙富川
曾祖利民妣郭氏祖安世妣劉氏考時用妣鄒氏繼母
劉氏世有吉德鄉以君子長者稱一是方寸留耕于子
子孫孫先君子嘗言滯學守固化學来新以一葦字志
韋佩人皆稱葦齋性愛竹依竹闢一室榜竹居或稱竹
居不肖孤聞之諸父先君子幼穎慧器質端重進止如
有尺寸書經目輒曉大義越時舉全文不一遺見鄉曲
前輩必肅容請益暨長天才逸發志聞道嗜書如飴終
日忘飲食夜擎燈密室至丙丁或達旦黎明挾冊簷立
恐蜚蚊字不敢抗聲愕窅者人雖苦之甘焉蒭書山如經
史子集皆手自摽字無一紊朱黃勘點纖舀促密靡不
到至天文地理醫卜等書靡旨鶩夕倫手録積帙以百揮
汗呵凍弗敢鉤引貫穿舉大包小各有條閒質難疑剖
析響應某事出某書某卷且指數以對為文發持滿無
不的中機軸必已出命意時娓娓談他事若棄於尋繹
一援筆雲行水流無疑滯中年文氣益老捨汗漫歸諸
約不峭峭刺目有温醇渾厚之風焉閒居侃侃春意溢
出顏面晉事祖晝敬祖母優游暮齒視藥膳卧興扶持
華髮鍾愛父嚴母慈侍厨夜省燠寒一出忱意不視顏

色為肅愉事繼母篤至始終無纖芥間一家氣象藹如
和風鄉黨稱孝於宗族孚待季父削藩町悲忻同情季
父歿不幸子病廢經紀其家撫幼姪等已歿往遺孤振
翼之俾豪于成關居居無居者歲時衣粒各有節度嘗
謂宗族一本誼不得不恤愛范文正公義田記規模次
第曰吾得志當放此行之親嫡孤貧者哀矜勿喜撫寧
無遺力喪不克理辦之棺至已所服用捐以歛雖在疏
末次序情文各惟其稱與人交好大躰不為細家迫遠
戶外侵日滿絕甘分少無踈密皆彼和氣交誼天至門
貧困患難赴急如不及恍意感人有臨終握手欷歔流

涕託之以孤者歲大比九與大夫待博士選者皆有約
首誼綿數科間不能與自捐貲籍其名暨充賦就奉為
助約所不及以意告傾已有為行貧至貸以應誼聲錚
然對人氣語和易鄙夫窶人亦曲加體接無一失声氣
去里有踊非憂悉忠愛援誼開陳聞者感動負後進片
善獎予不容口孜孜誘掖如子弟給飣數畝畊者多不
輸寧令負已不忍直于有司蒔園漁池相倣無一償亦
不較間啚不武則曰彼貧且殆吾柰何擯之有竊肖其
貲去既而困還不惟不加責恤其人終身將作室粲木
齊垣時癘死多露骼惻然曰吾可無居人不可無歛匝

棺惠貧者歲振饑隨所有不給至市粟以應顛連無告
過目輒忘惕隨力為謀一日讀書至晏予散車轝馬事
愀然曰使吾族吾親吾鄉人休休有餘至願也惜嗟再
三家居門蔭茂木暇日相羊芳陰間雅嗜茶煎淪多手
出時邀朋遊文字語移日樂極浩歌縱奕視世間融融
泛泛漠不介胷次性凱樂惟恐弗人事經然諸雖不利
於已不悔一言話傾盡肺腑無留蔵應酧一切任真事
不可直濟或道以詭御寧事不濟不為恥已勝語及不
平辭和氣舒無忤色有以欺心至知其私不發且無章
於人欺者多愧悔感泣人皆嘆為有德君子謂當於古

人中求之謀者曰我公之德言矩行規世智黃閒我心
坦衷市利血及我範驅馳生平所為事皆可質鬼神而
無疑嗚呼是得其槩矣始天祥兄弟幼且長先君子不
疾其不令昭蘇蒙滯納之義方日授書痛策硃夜呼近
燈誦日課誦竟旁摘曲詰使不早恬以習于弗解小失
輒即示顏色雖盛寒暑不縱檢束天祥兄弟慄慄擎槃
水無敢色于偷自此名師端友招聘仍年至時先疇給
費父之室鏖力弗逮迺率天祥兄弟蔵脩于竹居陳所
裒籤軸俾抉精剔華鉤索遐奥輩綱要竟日夕弗倦雖
貧浩然自怡有未見書輒質衣以市得書注意鑽硃又

以授天祥傳轉教諸弟絲是程督益峻書警語徧密壁
如三尺在目見為文章撥剔正氣輒不懌必維以法度
天祥兄弟奉嚴訓晝暮侍膝下唯諾怡愉不趨師友或
書聲吾伊或歛襟各靜坐潛諷或掩卷相與感嗟人情
世道此時氣象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下之樂莫加焉
歲乙卯天祥壁俱叨與計偕時仲弟霆孫年十有六未
試墨于窓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竟以
疾先歿棟一月辛先君子及是擘淚銘貽悒悒痛悼天
祥壁將進禮部欲董于征顧先君子哭子方新天祥壁
從去左右恐益重哀出可寬襟抱且旦夕定省得不缺
不敢辭以膺月望行次年天祥壁俱俛倖奏名夏五戊
戌廷對踰挾先君子病暑授涼劑立甦方徙一靜室規
便攝理甲寅集英賜第天祥以不肖冒首唱歸拜寓館
移時之期集所越一日聞疾復侵告于朝不俟命亟去
侍藥省劄下王音給假三日時先君子雖病神色不改
視牀者聚伺變候僉曰無虞戊午向申忽病革進藥卻
弗服曰度吾不能起此疾汝兄弟勉之天祥壁震怖號
慟請命于天祈促齡壽親第不獲命推心禱呼冀殞滅
以代又不獲命入夜寐然而逝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厥
明畿曙聞于朝朝命官吏来治喪事六月庚申朔天祥

壁奉柩出國門泉歸鄉士庶人無不失聲痛嗟路祭巷
哭以送于先廬時七月癸丑也嗚呼先君子一至此邪
不肖孤生二十有一載弟方冠且髫承顏菽水歲月幾
何天乎不使終養而歿之于中身邪慘焉逆旅睇親舍
越在二千里外天乎不使終于正寢而忍至於客歛邪
往時征衣拜堂上舉觴飲餞親宦祖道外期嚮何許天
乎遂以是為永訣邪天祥壁奉貢剡時先君子已哀仲
弟不見執謂方階祿釜先君子纔見而褐遄作天乎天
祥壁何以竊第為邪嗚呼不肖孤事先君子不孝奉起
居無狀有疾病而闇不知不能積忱秉牘倉卒無以動
天聽罪生不贖皆血被面摧次肝胃顛頓躑躅裁以必
死顧厲纊一語忍痛受命不敢不勉恐無以祗訓于前
人以泰盛德迺相宅兆筮日吉卜土濡潦增以竣役將
奉躰魄安焉嗚呼涖事容隔幽陰卒終天而止矣先君子
妃曾氏今男三人天祥壁璋女三人懿孫淑孫順孫遺
墨有實藏三十卷隨意録二十卷痛惟先君子利澤不
施于人名聲不昭于時匪石遺德恐久遂沈泯天祥不
揆不孝裒録事實沈痛刺骨荒忽惝怳世有大手筆能
表章幽潛光昭于無窮稽首百拜以請

知潮州寺丞東巖先生洪公行狀

東巖先生洪公蓋陽巖
以孤忠遺直著聞當世其平生言論風旨講切上下公
未嘗不在其間文毅公屢召不赴公浸嚮用輒落落不
合去時論稱為二洪文毅公既歿泉南文獻之望盡屬
公識者謂文毅公未為者將有為也而公又不及大用
巖世晉江縣人嘉定戊辰七月庚戌公以生生有異質
沈靜專一自少講求微言通念晚析乃已故於經史諸
子百家之辭無不貫文章自成一家以紹定改元薦

于鄉名聲振一時學子踵門願求模楷者日衆公坦明
表粹專以宿於道為教逮事王大母一夕疾甚殆公不
解帶不交睫至剔股肉雜湯藥進公一念之切通于神
明然終身不以語人登淳祐七年進士第初筮卻武軍
建寧縣尉發摘姦伏當官無所回撓時有劫寇王若曾
嘯聚千餘人騷動兩路諸所委捕多畏沮公奮不顧身
提兵搗其巢一舉空之偽造成風為楮幣壹公審設方
畧動中肯綮李若聶九三大黨與無不各就縛雍彌之
石壁胡公頼秋潛方公岳交章以公善狀聞于朝十二
年循從政郎調建州推官未上寶祐改元有旨監惠民

南局四年較藝南宮公考鏡詳審精力不間晝夕所賞
拔士多根柢理致當時號明有司公雖浸近周行然無
所附麗恂恂侃侃望之山立徐公清臣吳公遂馬公光
祖頗公潁仲俱列上其能將用矣俾有言者徒步西歸
泊如也六年淮閫擇士自從首辟致公為屬景定二年
通班授宣教郎知廣州香山縣至之日以教養人才為
第一義修復大成殿明倫有堂主敬養身宿賢登俊有
齋皆捐俸入為之飲不及民其為政一裁於義俗譁律
哉其尤著者曰此因牙訟師去則吾民安矣邑以大
治洪公勉趙公汝騰雷公宜中及倉憲文公以邑最上咸

淳元年轉奉議郎二年差監行在權務都茶場四
年吳公革馮公夢得趙公順孫劉公懷皆以吏才為薦
差監都進奏院轉朝奉郎馮公時為刑侍及戶侍劉公
應龍交委以書擬本部文字公皆樂為知已盡于時上
即位逾年初政新美公輸當陛對宿齋豫戒奠積忱意
悟上心取稟廷君臣時幾之說寓規焉其一曰君心動
怠之幾二曰人心離合之幾三曰君子小人消長之幾
四曰中國外夷強弱之幾及朱文公天理人欲之辨首
尾二千餘言其辭諄複懇切深刺腧髓玉音嘆美又言
泉有屯戍左翼一軍乏興之害米舟搜羅生變之虞而

朝廷籍沒翁林二氏之田可歲得穀萬斛以紓成卒兩月廩食或有不濟寺院及單丁住持令本州覈實區處併撥為軍餉之助餉足則羅寬羅寬則米通民求無貴糴患矣朝論翕然以為論事有陽嚴風除大理寺簿五年轉朝散郎知潮州公之在潮也視民事如家視散政如已疾捐金以裕學廩傾困以果饑祲梁川以利病涉知無不為為無不盡潮與漳汀接壤盜寇輩民郡聚剽劫累政以州兵單弱山徑多蹊不能討公應變設奇降者相屬又欲於接境置屯多者三百人少者二百人摘角為援郡為創擲節庫以贍之與有條畫悉以言于朝并下之漳汀放此且嚴保伍之令以澄其源大抵公年慮深達如宿將持重而規畫綿絡不以鄰為壑也又潮有護田舊堤多囓於水馳傳與民築石為堤民號之曰洪公堤且刻賦頌其旁曰此我公東巖生佛所為也去之日垂髫戴白者擁車下不忍去公雅意林壑至是則曰吾可優游樂吾真矣九年得旨主管筆州雲臺觀公時益暢於詩數與姻族觴詠從容而學徒有志於考德問業者多授以外聲利及終身受用之要暇日登臨徜徉愛南安之間風氣明秀取所謂小陂山者曰樂哉斯丘我死則塋焉預飭美檟治壽藏儻然塵外蟬蛻之意

十年正月公始屬微疾郎乞以本官生前致仕八日忽索水自浴衣冠休于正寢翛然而逝嗚呼若公者可謂啓手足而不亂其風流蕩厚真足以追配文毅公於九原而無怍者矣某於公之門實丙辰省屋諸生戊辰之春待罪中朝詥月拜公床下矣未及而考國然於公之踐脩出處之槩蓋心識之共惟穆陵豐芑菁莪之澤涵育天下天下士惸然勃興溫陵邈在海隅人物相望陽巖之氣節煥發乎其前東巖之拖負翼承乎其後使二公誠得盡展拓又未知孰後孰前也嗚呼今復見斯人哉曾祖遇妣陳祖德明妣李父伯通贈宣教郎妣陳贈

安人元妃陳先二十六年卒贈安人繼趙封安人
年卒于男應午應申應
公卒于正寢前一尚幼應午力學克肖收拾公遺囊若干
越安人附殯應午千里貽書俾某狀行姑序其本末以
俟立言之君子謹狀

墓誌銘

知昭州劉容齋先生墓誌銘

咸淳四年四月十二日容齋先生劉公元剛卒于家年八十有二先生官至郡守死之日幾無以為斂附於身

者祢家之有無鄉黨之士莫不高先生之風而哀其志
焉其邑子文天祥與人言歎歎慷慨慨重恨前輩言行久
遂沈泯無以訓来者會其子昌孫以先生狀来請銘某
雖不敏其可以辭先生字南夫一字南强世為吉州吉
水縣人治毛氏詩早為鄉校知名士嘉定十年入太學
後六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信州永豐縣主簿陞從政
郎調靜江軍節度推官丁外艱服除差江州教授兼廬
溪書院山長自故丞相董公槐今丞相江公萬里以下
舉親民五員淳祐五年珙見以通直郎知撫州崇仁縣
縣政以理民以佛子為謠先生奉母夫人在官間日與
其弟自提板輿相羊為娛邑人化之以憂去十年
郡州以磨勘轉奉議郎未議郎董承相當國入為左藏
東庫時將為先生試館職會董丞相去不果初東庫日
進會子紙若干丁丞相以趣辦為才風有司頓增十萬
先生以職力爭忤其意展磨勘兩年出為泰州添差通
判景定元年某月差知昭州皇上登極轉朝奉郎適郡
當次祢疾不果行旨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居二年丹
任自江上平九推奸用事所擯斥朝廷奨拔殆盡時論
以先生為未衰詔遷某官某月日被駿向用而先生前
一月逝矣嗚呼豈非命耶早刻意詞科書無不讀其餘

佛老精言亦各深到平生居官所至清謹家無餘貲蕭然環堵四方學者執經問字相繼于門先生誘掖懇懇不啻父兄之過子弟尤工為文章雖遊戲之筆鮮不奇古江湖之士得品題一語足自表於其徒與人盡恭應接終日無倦意客至雅言之外談玄演空聞者往往忘去世人以聲利為門户先生惡之如惡臭咨嗟歎息十年郡縣官吏知敬先生不見其可畏出入不設專徒閒步行井陌中不以為苦甘心屢空以至死而不悔此真所謂善人長者矣曾祖致道妣周氏祖圭妣李氏考次朔累贈至奉直大夫妣陳氏熊氏俱贈恭人妣滕

氏先十六年卒贈安人子男三人昌孫其長也次信孫愚孫皆登世女三人長夭次適太學生陳應發又次適進士胡淵孫男一人洵武女一人許適龍氏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之原遺墨有詩書孝經論語孟子演義若干卷詞科類稿若干卷客齋雜著若干卷家庭謦欬録若干卷任左藏日以孝經論語孟子演義上進有旨降付資善堂銘曰　文彪彪德恂恂貴如單門死好齊民約而家豐而身我作銘詩永懷古人

義陽逸叟曾公墓誌銘

公諱珏字天錫號義陽逸叟天祥外王父也天祥不肖

賴公教誨由記事以来周旋三十年於公無所不知盖至於其處死生之變然後知他日觀公者未盡而公誠有大過人者焉嗚呼異哉公性頴悟志不樂九近讀書百家雖涉徼靡不通達所自得往往於佛老氏其見之服行敬恭神天一言動不輕口不御肉月常十四五對人敷闡玄窅四座輒悚然傾聽最後遇異人與語幾欲棄人間事求長生之術年踰六十始聞正學恍然自失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講探幽眇頓改吾意既卧疾服藥外無所問戒左右勿以巫祝從事聞祈禳厭勝捍公不知公覺輒撫床怒呼病且久骨立如束薪吐精爽不變猶足支歲月一日召天祥至公乃鉤稽卜筮指諸掌曰今日老夫當訣故令爾来時聞命震愕止公勿易言公曰吾豈不省事哉形神合則為人吾形憊久矣今腰足如斷心火益燥神且消散居常謂不識死死則如是又曰始吾崇信異說今見顧二子令必不為佛事周身一切雖絲縷亦公所處分殯宮哭位與凡喪葬祭具有成說天祥弟璧任京府尹掾公口授數十言令為書遺之强起字紙尾句讀筆畫無一顛錯集諸孫各付謹飭語令羅拜床下辭去衆泣漸揚公曰死生如晝夜不足多慽麾止之索酒飲之三運三言曰

吾直去矣聲脫口而逝嗚呼陰陽魂魄升降飛揚氣之
適至雖夢寐莫適為主公幽明隔呼吸而從容若此世
能言死者不少此非嘗試事臆度料想靡所依據公去
来一息實天祥所親見道之粲然莫此深切嗚呼異哉
嗚呼異哉公事父母孝待族姻以厚與人交久要不忘
倜儻尚義不事生産作業惻隱貧困能推食解衣議論
剛正好面折人不藏怒宿怨有古君子之風焉公有子
有孫早授家政天祥既奉偏慈迎公就養居數年甚適
閒出徐步幅巾野服人羨其優游公亦論文賦詩圍棋
命酒自謂天壤間陶陶人也得疾於景定辛酉二月九
日始復正寢殁之日壬戌二月癸丑得年七十有二曾
氏世家盱江徙吉之太和梅溪族號長者曾祖邦寧祖
知和考昌權妃張氏先公十九年卒子二聚架女四適
錢光延康師顏子天秩其仲天祥母也孫男六端孺淳
孺文孺俊孺良孺明孺女一適郭泳曾孫男甫申以次
年九月丙午葬吉水縣永昌鄉藥陂之原成公志也初
公先世重卜葬葬師壽張為幻封鬣無定居公憮然曰
吾記忍吾先至此吾不可自求之乎乃從兄瑾載資越
竟旁桑博扣諭十年得其說以歸由是高曾而下一奠
不再徙公對葬師言嘗斷斷不可不售不傳故秘莫得

聞馬公命未革命天祥曰老夫一日不起無潛德傳世
記歲月非爾其誰屬臨絡申其詞再三天祥泣不敢當
重念靖節作孟長史傳東坡書程公逸事往蹟漫滅猶
勤追述矧公面命悪得辭顧方繫官于朝不獲哭拜墳
祖營視丘窆南望欷歔輒紀家世行實而表其死生大
事為誌并為銘銘曰
維二氏之蔽於死生兮小其用於一身一陷溺而忘返兮鮮不惑於怪神公曰晏之離乎羔出駭而入純徵臨絶之琅琅兮公幾混於常人朝聞而夕死兮何憾乎幽宮藥陂之欝欝兮遺躅之所經存而以為志兮歿將以為寧既固既安以利嗣人兮萬

古萬古如斯銘

羅融齋墓誌銘

廬陵有隱君曰融齋羅公鳴呼可謂有德人矣予嘗詣公入其門肅肅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公出雍雍如也坐申申如也語愉愉如也予聞公燕居之際晨起盥櫛畢正衣冠堂中就胡床坐不惰不倚儼然終日雖盛寒暑以為常不好狎不侵侮無易由言對賓客賓客或不自持左右置司馬公家訓一通保家擇婦常自以為名言閨中無敢疾呼女隷無敢近几席執事左右唯諾無敢涕唾諸子無敢晏起早卧聞公攬衣聲欬就學惟恐後

夜至公所各以所業次第誦說獎掖磨厲交發互出凜然義方之意由是吾里之言家法與善教子者皆曰羅公羅公云公生而穎發五歲耶蔥志强記容止如成人既長嗜書忘寢食為文不事銛巧惟意所到自然成章學書入楷得蔡氏風度蚤有意塲屋四詣京師試諸生晚年始以此事付兒輩然公所為强學者雖老且病不衰也公未弱冠而孤經紀門户即不為細家迫速先世積逋券如疊一日悉畀炎火曰是先人所親厚其一切勿問聞者義其勇宗族親黨孤子者貧乏者或給之田或予之金終其身恩意浹至外內無間言四方屢滿户外

投牘無虛日推食解衣至者無不得分頒而去歲青蓮不接會其間里輟時且幾半隆寒給散有差環公之境無以饑告鄉鄰有難畢力排解幾微不見顏面不摘抉人過有貢公者未嘗示以聲色其人久之自愧悔有愧悔且死而恤其妻子益恩者與人語傾盡肺腑已諾必誠不以利害為二三其忠信如此戒庖厨勿殺九登諸俎者悉自外致有生饋禽魚必解放之其仁厚如此自奉不逮中人衣服十有餘年不改亦不煩澣濯其儉素如此里之稱公無大小必曰君子長者有不善相戒勿為公所知嗚呼真可謂有德人矣公之中身諸子各揆

頴而起其一兩名薦書登開慶元年第調臨江軍清江縣主簿公時敎簿君曰汝為廉吏郎不辱吾子簿素脩謹聞訓益厲有名聲於時生母蕭氏以上壽錫封孺人諸孫競秀長幼五葉人世樂事畢赴一門天之扶持吉卜悔吝先定如著龜以公平生孰不可書獨嚴重整肅能使人鄙慢消去福德莫盛於此昔伊川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徐節孝因安定頭容直一語自此不敢有邪心使公得二先生為之依歸因其資以至於道所成其可限量乎哉公諱士友字喜善一字晉卿融齋所自號景定元年該明堂恩告授承務郎致仕咸淳二年二月十四日終于正寢年六十有八遺文有史編十卷諸家詩鈔十五卷羅氏由金陵徙吉之吉水五世祖居廬陵之新安曾祖諱祖時英考華老妣孫氏趙氏妃蕭氏封孺人子男五人濡煜植晞宬壻太學生周壽申先公卒孫男二人女一人俱幼卜以四年某月某日歸于順化鄉三陂周家山之原其孤前期請銘於予予視公丈人行也公之子於予同充賦於予第壁同年進士予之任江西臬事也以公子上舍通家執先喪紬公行誼

著於鄉則所欲稱美而論撰之者豈獨孝于慈孫之心
哉銘曰　不言躬行萬石君教子義方寶禹鈞行其庭
不見其人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封孺人羅母墓誌銘

迺咸淳九年廬陵融齋居士羅氏生母滿百歲融齋之
夫人時年七十六白髮在堂事百歲母如　禮子孫孫
子環侍起居為男女三十有奇予鄉稱慶門必曰新安
羅氏其年二月朔子從里中士奉幣載酒拜百歲母堂
上母荅拜諸孫皆拜飲母母酬酢賓諸孫各勸爵從既
成禮夫人視予年家子不聽去為之留三日為詩以歌
其事好事者或為圖以傳國家承平休養生息用康乎
人骨壽無有害傳曰豐水有芑數世之仁也夏子將指
于湘未數月聞夫人訃欷歔失聲問百歲母安乎曰安
母于今蓋百喻一矣夫人將葬其孤以是母命來請銘
予後母生六十三年得載筆承命銘夫人自昔能言所
未有迺叙次其九繫之辭夫人姓蕭氏吉水人曾祖琢
祖曾父異鄉貢進士妣廖氏繼張氏徐氏歸承務郎致
仕士友是為融齋居士先七年卒子男五濡先五年卒
煜植晞脩職郎前監行在奉口酒庫庫女一適儒林郎
待班周壽申先二十九年卒孫男九寀寓宜寔寓宜紹

顯平女十一長適張棟曾孫男七舉孫顗孫元孫滿孫
怡孫直孫復孫女三夫人以庚申明禋恩討孺人卒之
年七月十日次年十二月某日封于所居里柘逕之原
銘曰　昔唐夫人之為崔毋兮逮事長孫皇姑兮姑年
高齒落以杜兮升堂乳之劬劬兮姑曰婦恩之不可孤
兮顧世世子孫之不渝兮夫人五世崔如兮毋年踰百
崖所無兮胡不與壽為徒兮為此毋憮兮為夫人吁兮

鄒月近墓誌銘

廬陵南方之上游支水自贛興國而下曰富川鄒氏族
焉故出范陽五季始有籍斯上有昶者富而禮濾溪
王公平國周公誠齋楊公長孺謝公皆與之游川流在
門能不愛重賞疊石為屋以脫往来於戶周公記之一
時稱為長者其殁也文敏洪公銘其墓鄒氏福禄方来
而本支長者之所種植也昶生將仕郎時飛潛伏闕上
裕民十策時飛生大淵大淵生澹是為月近君月近云
者君以名亭而鄉人因之以為號也君蚤孤母張氏勤
儉自樹立紹定辛卯該東朝恩以壽封安人君於其時
奉親愉愉無子弟之失張氏殁始經紀家事循循如不
勝衣人不見其聲色而充盈裕大之福自然日進而不
止族黨之不自給者親戚之無所歸者朋友之遠役而

不能行者君意性所到皆能随事為義若夫修浮梁救通達歲發廩以倡賑荒守堤有望有警則衆丁以耀于衆皆義之凡也俯仰三十年矣君於其間無鄉曲之過君性最緩或以佩弦進曰吾豈不知出此吾所見叫呼號呶自取僨敗者衆吾誠緩不失事蓋老而益審焉故君終身無惡名變容動色之警不及乎其門優游和平永保終吉嗚呼真可謂長者孫矣君字次清登仕郎生嘉定元年六月丁酉娖咸淳元年九月己未配吳氏迪功郎江州司户叅軍之女子三文孫振孫俱登仕郎癸孫幼卜以四年正月葬于順化鄉新安社之原其孤前湖以奉議郎劉君惠祖狀来乞銘劉君戚也聞而知之予君鄉也見而知之敢無以銘銘曰長者之澤子孫賴之去之百年有以似之天於善人扃不壽之善人有後天將與之

鄒仲翔墓誌銘

景定五年余奉親高安除提點江西刑獄謝弗拜適寇起興國之東廬陵犬牙相錯所在驍動余所居鄉一閧千室大家以去為望鄒君仲翔中人之金也率鄉人柵東門山為備山下阻水君恐倉卒波者為魚架浮梁以濟明年春寇一日薨食行三百里薄大和之王山

距余鄉半舍而近鄉人扶携老稚走險微一不善脫君
經紀山寨當是時一鄉之命懸於君訖寇去君保護無
有害時余避節弗獲命會樞密督以捕逐文移旁午余
以鄉部嫌將重以請慨然曰柰何以我辭受坐視龍蛇
為赤子困乎於是即日受印下令會兵諸山寨皆署長
君與焉未幾寇平余罷歸里于溪之上游斬荊莽燔榛
暨得奇觀焉君欣然從余山中匹馬一童朝至而暮忘
歸率以為常余每集賓從君輒在其間聞余語中理解
未嘗不解順間從余言人生何為碌碌棄家事從公游
可乎余謝非余所知君曰吾意決矣乃盡以伏臘屬其
子而頹然以休訪余南北厓其水其丘若將終身焉癸
酉夏四月余行湘君送余於香城後一月君以疾死余
聞之欷歔不自禁湘之歸也未及門望見其子來哽不
能言嗚呼余豈私君君與人必以情聞義輒赴見有不
善面折不少回而不蔵怒不宿慨曠如也君雖赤手起
家而好施出其性歲饑發粟給其比鄰二百戶能捐殖
以自捐道太和死十里道廬陵死六十里衣寒者食餓
者病者饋藥死者予棺喪無歸者葬其土廋其能為輒
不少衰君之族前有長者以善植門為益國周文忠公
所知去之百年風流相接焉余嘗謂君慈而樂舍大率

浮屠家所尚至臨難急病能禦災捍患以有德於鄉閭
大夫士或愧之君名鳳仲翔其字世為富川人曾祖大
明祖人傑考世興妣梁氏娶蕭氏梁氏皆先卒子男一
人曰成女三人適郭鍾王鎔劉鋒孫男二人夢龍復生
君得年六十有四以甲戌十一月某日葬于其鄉沙洲
平之原治命也君之先人嘗卜地于東門山之下曰吾
父葬于是沂山而上為龍頭得一丘焉曰吾藏骨焉吾
後其有興乎君晚而優游有子治生有孫業于學咸以
為驗銘曰　東門之原君之父兮東門之麓君之母兮
東門之巔君所構兮瞻彼東門相爾後兮

樂庵老人劉氏墓誌銘

余讀漢陸賈傳甚羨余翁樂庵劉氏賈擇田地家好時
出橐中千金析其五男安居過之數擊鮮十日而更以
壽終余嘗謂人生晚福優游宜莫如賈當是時韓彭俎
醢鄭侯周勃猶不免械繫求為賈一日得乎翁生四子
皆有才智四十年郎棄家政就養諸子以次循環五
日一更其設饌務為相高惟恐不得其懽心翁饑來得
食渴來得飲早眠晏起一切不顧人間事惟時時接方
外士講鉛汞之術間取松栢性意咀啖翁年過七十而
顏色如童攝生有助焉或為陸生作新語為漢達官非

翁匹余曰不然貫艱難巔頃間從馬上公為客一再使
越嵫嶇萬里翁生於世長於世老於世不出鄉終其天
年有樂於其身無憂於其心設貫復生校翁失得未必
以彼易此翁又有數事異甚里傳鬼車鳴者未夜相戒
戒明弭息戶內翁開樓大呼願見鬼車卒無有有神以
禍福驚人翁過其祠牛炙如常人莫不危恐翁休休
如也嘗有所營造忌其星直某方翁曰犯者殆乎請身
當之其星迄不驗為子納婦或云婦不利於長翁不為
奪自是諸昏嫁曆家說格不用中年卧疾家人私召女
巫謀為獻勝翁廉知之强起逐之出門未屬纊翁默自
念作其像賛若辭而遠遊者顧左右曰吾死勿事縗黄
吾志也醫以藥進麾使去問日入乎曰然反面而逝江
南之俗尚鬼其人畏死而信巫翁能自不惑非由耳傳
口授殆一至之性然也翁名邦美字才卿樂庵其自號
也始祖卽長沙人為吉州刺史家西昌九洲後徙廬陵
富川三世曰德遠文煥子王妣曾氏娶陳氏先三十七
年卒繼祁氏其子孫實蕃濟生機洪生桂槐植模深生
朴柚鄉貢進士浩生樞楫槐復生癸孫女二適于夢牛
曹雷應孫女五適鄒曹許曹羅一幼翁八歲喪母十六
歲喪父移其事父母事長兄終身歲時上丘塚拜祖禰

率諸後生尚有典刑翁富壽安逸推其一念孝友殆命
物所知諸孫万将以詩書大其門翁必為人宗乎翁生
慶元戊午二月庚午殁咸淳癸酉正月丙辰後二年正
月葬于淳化鄉鳥塘之原余家距翁一垣翁年吾祖之
下吾父之上諗翁有年数矣深與余游且辱来請銘銘
曰 其生也涯其死也有時爾世其昌匪我銘其誰

劉定伯墓誌銘

予東家詩人劉君定伯類晋宋間曠達自予辟山水南
北厓落然不可人意君時從予招或不約徑造至則善
為言譚名理鑾出意所左右辯者不可詰江山朝暮四
時之變嘲詠賞啸與出物外常使人諷念不可忘嗜奕
最入幽耽兎起鶻落目不停瞬解剥摧擊其勢如風雨
不可禦勝敗不落一笑飲酒可一二斗酒酣浩歌聲振
林木或投冠袒裼旁若無人或鼻息雷鳴徑卧坐上君
豪縱沛然以為自得當其樂時不知天之高地之下老
之将至焉爾予前在宣州君以詩来思致清遠恨不即
投印綬從君烟霞之表既歸君好日以怡詩日以張大
於是蓋年五十三矣迺孟夏二日過予極論當世事抑
揚不少挫詰旦報曰君痰厥逝矣予駭亟視之不復可
為哭失聲狂三日不能止非予為然凡與君交者談君

輒揮涕里之人不問倪旄嘆傷如出一口噫可人在天地間鬼神所忌邪君長身五尺餘堅壯耐寒暑鬚髮如漆性落魄不問家事家才三四口粗了伏臘不為求贏有錢輒不惜雖黍逆客無虛日朋友有無相通急難於我乎赴平生於人無諾責鄉人有為斧蒂君一語輒化有不善開譬之無以為望和氣薰灼蒸然善鄰一歲半為四方客主君者所至投轄惟恐亟去雖兒童僕厮無不誠愛君者君破崖岸削邊幅不為拘拘子子至道理所在確然守之不變其執喪為孝子投喪禮門內不入緦黃一子二姪命以先疇爪分而三無贏縮薄厚子曰敢不共命姪曰敢固辭一家興仁興遜鄉曲相傳為盛門非好德疇至是君始祖卦長沙人為吉州長史家于西昌之九洲十世祖德遠徙廬陵富川君之三世曰文煥子玉邦賢妣鄒氏娶張氏子男梓女淋容適彭天麟卜以次年咸淳癸酉十一月壬辰封于淳化鄉扶竹坑楓樹塘之原君名澄定伯字也自號前村有詩集自編曰前村初藁君詩不為深苦而清援推健如其為人有子能力學不隊義方君死何憾予所憾者君死獨何蚤泣而為之銘銘曰　其堅也驟折其勁也蚤摧命之藏亥匪繫其材生也逢死也何但君墓我銘我心則結

王推官母仇氏墓誌銘

東盧王先生母喬孺命其門人文某銘憶某何以銘先生之母之墓哉迺景定三禩進士策御前某以覆校待罪殿廬一日初考官第一卷擬上乙覽其稍細復之傳觀同官驚訝得人會一字近廟中嫌名某以才難白詳定官請所以處臨軒之日賜出身乃吾東廬先生也嗚呼使先生以名第取天下歸拜毋堂上斷機調煞幾風昔乃畢先生以不釋乎此某其何以銘先生之母之墓哉雖然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守為親固榮也諗先生曰然銘無所辭銘曰母姓仇氏世居廬陵之白沙考諱彥誠生二十二年歸于贈迪功郎致政君諱化權逮事姑兩世左右無違祭奠以禮相夫子貞調娛中和靡矢節慶子始就學篝燈夜分誓厲吟諷及負笈從師端以上手自紉綴連寒暑弥不倦以子入大學申寅明禋封孺人從子赴永州户曹祿養壽康稱其命服咸淳七年三月十九日終于家年八十有三子二長大琮先孺人一年卒次國望從政郎前袁州軍事推官四女一天二適李穆之三適廣德軍四適劉起岩二與四先卒孫六男長囷餘未

名五女長適劉煥次許彭麟餘幼九年三月壬申厝于城西黃腰山之原是為銘

贈承事郎徐溪莊墓誌銘

咸淳九年夏六月壬午朔天子親擢徐君鄉孫為監察御史旌縣最也於是某不佞適叨一節按部湖右親見衡山之父老子弟歌思遺愛餘績於嶽雲湘波間皆曰徐公字我民六年我父母之其敢忘及聞聖天子所以褒擢選表又皆手額踊為朝端賀為天下賀其退以語客曰麟仲信才且賢何以得此於邑之人去而不忘如此哉木則有本水則有源若靈芝俄現醴泉湧出居然瑞世其鍾和孕秀豈伊一夕之積盍相與論其世可乎客曰徐氏居清江於廬陵東西家御史君之考曰溪莊公溪莊公厚德人也余聞而心識之亡何麟仲自京以書走湘抵某曰鄉孫不天生而二十有五年而先妣即世又五年先人棄其孤露濡霜降於今二十有五年祿養弗可及也欲報之德罔極柰何今不肖孤藉先人之教有位于朝乃去秋九月天子有事於明堂推錫類恩我先考妣實該初贈惟先世之志行事治未有以詔子孫傳無窮敢稽顙下拜以請某發書愴然念所見聞不謬因不果辭乃撫御史君所撰行述而書之徐氏祖

伯騎宗偃王偃王子孫散處徐楊二州間江右之徐以
南州高士重其後沂豫章而上今家清江縣崇學鄉之
檀溪溪莊公諱森字壽叔曾祖諱徹祖諱源皆隱而能
詩考諱大經桂山謝公題其所居曰溪雲小隱里人因
稱為溪雲先生溪雲性嚴介家人嗃嗃然好客車轍滿
門溪莊天分寬平春和玉温撰杖屨侍琴瑟書冊左右
色養無違族居千指融融怡怡無一間言少游鄉校文
聲籍甚嘉定丙子待試成均以詞賦為郡諸生第一
士論翕然中年幹蠱用譽晚謝場屋益雅淡謙謹蔬戚
一致未嘗言人過失其尊尊親親賢賢老老幼幼無不
得其歡故鄉里遠近一以吉德厚善歸之而徐為德門
矣淳祐壬子得末疾越五年癸亥實祐丙辰十二月三
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妃熊氏豐城著姓既歸奉尊聖相
夫子主饋治家延師教子賓嘉喪祭常黽勉有亡闕必
如禮乃止有昔人剪髮斷機風子男二稘孫先七年卒
女二適黃一鶉鄭一孌孫男三屋震必茂震亦早卒女
二曾孫男二以開慶己未十二月奉二柩合塋于所居
之西園嗚呼家之將興非必其先世有奇節異事足以
聳動流俗耳目也風流篤厚之意多孝友睦婣之味長
君子長者之澤有餘而不盡所謂有是父有是子或曰

非此毋不生此子者非偶然也徐氏之澤始基於溪雲
浸大於溪莊今御史君玉立山峙川增日起由邑最結
主知歲中三遷遂陟臺端為國綱紀駸駸且大任少頃
暇之隴岡之阡何患不表顧墓上之刻不鄙以余屬余
其敢不銘諸以昭徐氏德盛流光之懿以對揚天子之
休命銘曰　江西徐宗宗處士介臨洪閒蓋其徙檀溪
源委深且長溪雲為父溪莊子溪莊恂恂允誠篤溫亏
如玉天鍾美融為瑞芝溢為醴積慶綿綿紱開御史朝為
卓魯暮汲魏公朝旌擢清風起西阡雖舊命則新我銘
宰上材可捋立身揚顯殊未已木杪龜趺此其始

蕭明允墓誌銘

君初名堅字子固後改應新字明允廬陵珠川人廬陵
故多蕭氏而珠川亦望族君扳起其閒自幼岐嶷長益
嶄絕種績文學領領與逢掖爭鳴三赴天子學銳不少
衰氣岸孤聳與人棘棘不阿號其讀書室曰介林嘗謂
吾幸守先人廬弗克規拓是不肯堂構樓其前白逼雲
復出其旁相我攸宇通之為園花竹橫從朋賓嘯歌翛
然有物表之趣會予釣遊荒閑佐置水石君時一造沛
然若自得予以是知君所自負翹如也咸淳二年十二
月九日以疾終年四十六曾祖炳文祖國老父景伯妣

李氏繼母曾氏妃劉氏男曰宋翁女曰洌慧洌慈洌懿皆幼卜以四年正月八日歸于淳化鄉王田雙園之原前期其弟至與其孤造門以銘請銘曰　產予介林兮予而無成大輿之壯兮羌中道而折衡意衣冠之雖在兮不能至其英英瞻雲山之莽蒼兮尚髣髴之如生

觀察支使蕭君墓誌

德安府觀察支使蕭君安中中大夫江南西路安撫副使兼知吉州諱逵辰第二子撫使公發聞顯庸充開厥家於時為鉅人長德自其宗族鄉里鄉黨待公而舉火者百數十家咸淳四年六月不幸公捐館君於是年四十有五矣持抱孤姪蒞喪如不勝至經紀其家上下調娛是似是續罔有越厥度哭撫使公者繼于門哭已則私相語曰我公未遽亡乎迄服除知其初邦人士莫不嘉君之志而嗟嘆感發以為撫使公之有子云君字和仲號介軒儼然端重人也喜讀書為文辭倜儻有才氣在膝下幹蠱服勤左右無違及論世事有奮然自樹立事功之意咸淳十二年領江西漕舉寶祐二年以恩授登仕郎後三年銓試第一授修職郎袁州宜春縣主簿開慶元年以撫使公兼鄂郡奏充書篇機宜文字明年改注壽昌軍武昌縣主簿景定五年取舉江西漕咸淳

改元循從事郎授文使自呂武公以下舉闕陞三員親
民四員六年十月以疾卒于正寢乃卜塋於永豐百蛟
之原朝奉郎文天祥以其子元永哭請銘為之銘語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嗚呼蘭君克踵聖言
雖不得祿與不得年見於先人無忝爾生有子有孫以
莫不承

祭文

祭歐陽巽齋先生

維歲次癸酉正月乙卯朔越七日辛酉門學生具位文某
謹致祭於故先生殿講大著刑部巽齋歐陽公棺前嗚

呼先生將安歸耶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為有益於
世用而不為高談虛語以自標榜於一時先生之文如
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子言依
於孝不為曼衍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真如赤子寧使人
謂我迂寧使人謂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常恐
一人寒常恐一人饑而寧使我無卓錐其與人也如和
風之著物如醇醴之醉人及其義形於色如秋霜夏日
有不可犯之威其為性也如槃水之靜如珮玉之徐及
其赴人之急如雷電風雨瓦發而交馳其持身也如履
冰如奉盈如虞子之自檠及其為人也發於誠心摧山

岳沮金石雖謗興毀來而不悔其所為天子以為賢稽
紳以為善類海内以為名儒而學者以為師鳳翔千仞
遥增擊而去之秦何一顧而不及試一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者之文而不及
登兩制以彷彿乎盤誥之遺以先生之論議而不及與
聞國家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朝夕左右獻
納而論思拂童而習之白紛如也雖孔孟聖且賢猶不
免與世而差池先生官二著不為小年六十五不為殀
有子有孫而又何憾於斯死而死耳所以不死者其文
在名山大川詔百世而勿疑其弱冠登先生之門先生
愛我知子弟其事先生如執經蓋有年于茲先生與他
人言或終日不當意至某雖拂意退志莫不為之解頤
世有從師於千里尚友於異代而同人于門適相值而
不遠其死也哀斯文之不幸吊生民之無祿其塋也隻
鷄斗飯窮慕古人之義匍匐奔走泫然而哭吾私嗚呼
已而已而哀哉尚享

祭都承胡石壁文

嗚呼世婉變以偷生公指九天以為正也人危蠖以自
矜公玉雪而不曜明也俗鬼域以詘人於冥冥公捐日
月而撞雷霆也石壁之鋒神入天出金鉄可摧孰為公

直石壁之巖尊華賤質泰華可移孰為公輩四海一雲
我卷我舒大川獨航予紼萬微木燭吾著吾龜更
幾千百載之祝融而復為此音嗟乎余乎登門何晚哭
野何遽操几杖兮馬從持佩玦兮何所紛雲委兮川流
化經綸兮為土羌蘭芟兮楚離騷兮宿莽苟余情
乎得當質九京兮千古余有言兮孰聞寄浪浪兮雎俎

祭郭正言閻

維公挾起海隅有志天下慶賦如氷知德者寡鳳音冥
冥朝光作之烏鳥嘉哉霜氣薄之公遷諫坡歲月幾何
白首冊心之死靡他吁嗟人生死見真實如公一節

何質神界東返返于五羊曲江吾師菊老未亡不愧
二賢公可千古為酌廉泉一滌如雨

祭道州徐守宗斗 温州人文武兩科

嗚呼龍虎變化兮人物之英風霆流行兮宇宙之名天
下之嘗兮一州之贏三年而一日兮佚度是程及召驛
之垂駕兮胡灰之嬰沒而可食於南邦兮憂民憂國之
誠某交誼兮雲仍王事兮第兄樂莫樂兮知心悲莫悲
兮余哭之兢兢下神與兮臨烝桂棹兮積雪斲冰操孤
矢兮上征絶虎虺兮縱橫噫至人兮無死歆余奠兮如
生

祭鄒主簿寧孫

嗚呼德元少吾三歲自其應門及我交際德元之賢服我以義以我為兄我胡不敬折節讀書收科入仕子簿臨武語子初筮時子赴宣亦有行事同日出戶舉觴祝子自予汝歸子告還里雍容進趨循循唯唯士別三日刮目相視人十已千其進未止子之復往得于吏師幕謀邑事勉焉孜孜子替已久子歸何遲輿疾在寢匍匐自持子方壯年何質之衰瞀于鬼神遥于禱祠死不聞歛不與知殯不及久棄禮如遺哀哀德元而至于此弱稚惸惸青燈一嫠吾甚憐子亦復何為子尚有後念無已而吾欲閔閔哭子墓垂適有王事載驅載馳馳明發不寐永懷吾私寄情一奠臨文涕洟

祭秘書彭止所

嗚呼仲至氣和色壯如水之清如玉之剛出而瑞世麒麟鳳凰南官第一今世歐陽方其退居深自晦藏蟬蛻衆濁視世如忘展如之人衣錦絅裳覽德斯下吾道弥章頃者刑臣弄玷天網善類相顧驚疑徬徨君首丐去其氣昂昂聞者為奮進言始昌貽書司諫陳義慨慷表俞儒于歐有光我年視君匪厥其行第也同年居也仕也同舘志也同方用折輦行腹心腎腸我之出守

君酌我觴君亦有志方外翔翔壬官為師秘書為郎君
雖欲去志不果須由此而升崇徽玉堂遒以光大亦我
所望誰歟西来遽報膏盲旦旦引領已劑其良好音未
嗣我心皇皇柰何哲人竟罹于殃嗚呼仲至今也則亡
如瑳如磨其孰我相凡百君子罔不盡傷況我孔厚如
我淚滂滂我有宦守我繫我疆君疾云革莫克造床君柩
来歸莫哭道傍嗟我有心遡風泣泣嗚呼仲至婉其清
扬其命也短其存也長生芻一束我意其將庶幾監茲
尚有洋洋嗚呼哀哉

祭安撫蕭檢詳文 代

嗚呼江右之望倫哉我公驅馳白首惟孝惟忠異時廊
廟謀謨元戎惟公老成必在其中開慶之警四國交訌
吉為樂邦飄風其衝拜公于家麾節崇崇公起倉卒談
笑從容臣有一死惟義之從不敢震鄰不敢震躬事平
上印訖不言功優游里居惟以壽終嗚呼尚論公之平
生兮撫蒼莽而歔欷命之通塞兮數譽隨久議論之所
從妙兮惟乘梓之不可敗方淮漢之落落兮猶日風馬
牛之不相追亦既與我父兄同生死兮寧不我知天有
萬分於人兮而或猶有然憾自公之既歿兮使人方感
激而追思曰何為予室之不漂搖兮予子之不流離思

而不可作兮父老至於涕洟豈非生而有定論兮尚或
接於愛憎之私死而愛憎無所麗兮忽天定其奚疑嗟
乎見危臨事而不苟兮所以委質而為臣吾亦自盡乎
吾心兮固非欲求知於人然自古固非抱屈於一世兮
俟百世而方伸亦有百世不可俟兮聽諸天地與鬼神
公死而有遺思兮斯人豈不靈是不為無所遇於當世
兮尚何憾乎寞寞議論定於其鄉兮而傳之天下後世
無不本諸人心儻大灾捍大患而得祀兮以不忘其德
音贈以嘉有功兮謚以尊名天下有道兮天王聖明吉
山之陽公睨所歸素車盈盈白馬鼏鼏我思古人兮斗
酒雙鷄尚不憚於千里兮何百里之辭郎公墓兮酹酒
以致哀作文以誄地下兮尚有信於方来

祝文

過家告廟文

昔忝荆臬單車載馳家祀孔嚴曠歲弗治靡室靡家中
心悵而始告廟朝是縈是維畏此閒書王事敢遑恫恫
冉冉天高聽卑解我湘組易韁一麾韁實近止神人具
宜人豈及是神之相之載欣載奔薄言還歸千里息肩
于廟矣辭

代富川酹甦星文

維極有斗兮垂河漢以耀芒耿衆星之環嚮兮儼黃道之開張瞻前杓之烜赫兮東枕乎龍角之蒼一水盈盈兮咫尺相望一舉手而高摘兮搴萬丈之虹光吐奇氣於六合兮夕閶風而翊扶桑宇宙之飯歟兮其將見於吾水之涯吾山之陽擊雷鼓兮電煌煌酌金罍兮對天將

代酹解星文

維庖人之中肯綮兮奏刀騞然若有物以默運其肘兮故利器排割而弥堅矧斯文之新發硎兮淬磨乎仁義之淵斫月桂兮高五百丈剸蛟斷犀兮奚足言視一朝解十二牛兮直游刃乎吾前於戲神哉使我頭角露崢嶸相我筆下生雲烟靡靈旗兮風翩翩舉天瓢兮酌天泉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六終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後學豐城鄔懋卿編次

樂府

古樂府 壽人母

珊瑚香黙胭脂雪芙蓉帳壓春雲熱明朝早奠燈前月
瀲灩九霞碧鵲折璇杓高聳婺女明金波漾曉輝郎星
赤瓊曲棗長眉青頭上更有瑶池君六九五十四東風
西瑞桃花花未紅鳴鸞鼓玉聲玲瓏緑毛蒙茸蓮水龜
嫣爛五色人間稀春多瑞葉不敢飛氷壺光滿魚龍轉
笑中低舞玉釵燕明年今日長秋殿安輿入侍金桃宴

齊天樂　慶湖北漕知鄂州李棲筠

南樓月轉銀河曙玉簫又吹梅早鸚鵡沙晴蒲萄水暖一縷蕪香清裊瑤池春透想桃露霏霞菊波沁曉袍錦風流御仙花帶瑞虹繞玉闌人正未老喚磯頭黃鶴岸巾談笑劍拂滄青槊橫楚黛雨洗一川烟草印黃似斗看半硯薔薇滿鞍楊柳沙路歸來金貂蟬翼小

齊天樂　甲戌湘雲憲種德堂燈屏

夜來早得東風信瀟湘一川新綠柳色含晴梅心沁暖春淺千花如束銀蟬不浴正沙鴈將還海鼇初躍雲擁旌旗笑聲人在畫闌曲星虹瑤樹縹緲珮環鳴碧落瑞靈屋露欵銅虬氷翻鐵馬簫幙光搖金粟何竹更為把瑤樽滿斟醽醁問首宮蓮夜深歸院燭

樂語

宴交代寧國孟知府致語

粉省望郎来向雙溪領牧玉堂學士將從五馬歸班文章太守兩風流新舊使君同意氣三生結習千里逢迎差吉日以交龜秩初遊而式燕共惟某官一中體貌萬卷工夫風来湖面月到天心勘破是間造化眼小襟峯胷吞震澤充開秉許規模靜觀時仁意無邊自得處生香不斷那許山房獨樂須朝朱高騫淡月暖昆綾建

章步凌紫界燕寢清香森畫戟駕熟朱轓東遊方喜於
行春西嚮又歌於采蘩好是當年孟夫子肯為今日謝
宣城況也江雲鄉戍雪水風函飛下又傳岳牧得詞人
熊軾馳来重見神仙遊碧落少逕秉選郎肯中環我判
府報政趨朝及時受代子孫永好非徒契結金蘭實主
相歡要是味同尊木詠韓貫劍買牛故事誦無補有袴新
謠真成宮羽相宣正好豆遵有踐地衣綉靴風袖瑤琴
海棠開後燕子来時猶自青春未減拂柳舞低桃花歌
徹莫令紅影空摇且從容東野雲龍更領會醉翁山水
陽坡尽好此酋膴講齊盟西掖花香他日重尋舊約期

四工樂部執藝台增上奉清歡下陳俚語

玉堂學士催班鷺粉省潛郎趣佩麟来往神仙同
碧落後先岳牧總詞人陽坡共喜氏時及朝路相
期梓色新握手論交判一醉東風散作滿城春

宴交代湖南提刑李運使致語

錦帳尚書郎手持金節綉衣直指使西授銀龜二十年
虎榜同盟第一段熊湘佳話豆籩初秩英蕩增輝某官
紫薇垣裏星辰太華峯頭霜雪黄籙綠幡開朱戸天子
門生氷壺玉衡縣清秋神仙人物插天高雲霄閶扵地
起湖海樓湧翠浪流玉虹珊書湿湿拥翠濤拍青壁琴

鸞垂垂依然踵歷舊江山總是快活新條貫綸巾羽扇
便追赤壁功名流馬木牛要做中原事業了却燕然山
勒石歸来文德殿宣麻我提刑同着長安花新聽衡陽
鴈叫茅舍竹籬金馬到處無心青天白日芝草鳳皇
舊時相識自是平生管鮑合成一會蘭曹共讀禮樂字
三千好吞雲夢澤八九瀟湘雨煙寺鍾洞庭月遥看八
面玲瓏蓬萊宮金蕉葉海山螺散作九州歡喜甚等叨
居伶部幸際華筵欲助歡頰敢陳韻語

河漢雙星會使槎分明徹夜照長沙鸞絲未老傳金
龜影不綉春隨錦鵲花雲杳舊陰浮綠淨野萍新
韻度朱華明年共侍蓬萊宴高首丹墀日未斜

宴朱衡守致語

粉省郎星来坐朱陵堂上綉衣公子相逢紫盖雲邊麾
節同春豆遵永久其官寶劍雙峯意氣錦機五色文章
北斗卉佩我玉皇香案吏西方雲界公佛地位中人旗
盖東方雲龍上下羅軒冕朝天闕秉刀尺賛仙臺荒政
七州秘閣常平再見勝游三峽吏部刺史重来移太嶽
垣二十五星照祝融峯九千餘丈朝樹夜濤入詠汀蘭
岭泷生香亲瀟瀟龍雀成須信陰崖轉暖虎豹遠蛟龍遁
後今後户無塵捧福歌春脚方新絲綸閣天風又下我

提刑交情四海王事一家石鼓話頭謾對芳洲杜若玉
堂何意要歸茅屋梅花一堂聚會天人千里逢迎地主
細話巴山雨共酌古郿春好將席上歡聲散作人間和
氣鮮鯽銀絲香芹碧澗小對歌筵宮花玉仗御水金溝
同催宣宴故陳吉語聊替贊歡顏

羽翩紫馬絢銀潢春入梅花新雨香牛斗劍芒浮
翼軫岷峨佩影度瀟湘東南麾節精神合上下風
雲意氣長且為綠鄧拚一醉傳呼聯鬱觀明光

宴湖南董提舉致語 前知瑞州

落使君來坐皇華堂上綉衣公子相逢紫蓋雲邊二

十年虎榜同盟第一段熊湘佳話招呼風月酹獻豆邊
共惟某官精神緑水天河節操冊崖鐵筆一椿獨老霜
皮溜雨黛色參天雙鬢齊芳紅杏倚雲碧桃和露插天
高雲霄閥閱地起湖海樓心白玉堂肘黄金印劍池冊
井提携翠越風流天柱祝融脱活青雲標格盡道常平
老子移来上界神仙英簧蕩照空霜飛暑路鋒車度曉烟
傍棨衣我提刑同看長安花共聽衡陽鴈風雲一氣朱
結綬貢彈冠車馬同途輸卜隣邕識面霄漢瞻佳士瀟
湘逢故人共談禮樂字三千好吞雲夢澤八九度斗牛
跨麟鶴襟期交注樽罍縹鴈鴈拏虎嘯勲業同升翼鳥

其等叨居伶部聊獻工歌

西風八月楚江濱爭看星槎會漢津露濕紅綾旗影舊雲連翠簟蕩絲總挼新東西杜若洲邊月先後瑞芝堂上春回首瓊林捧一醉使還總是鳳池人

宴交代權贛州孫提刑致語

太守奉親歡迎綵鷁使臣領牧新牧銀苑班行兩度襟期墓郡百年交好豆邊酹獻金石綢繆某官一襟禹冗氷霜萬丈剡溪玉雪淡墨慈恩塔光射斗牛妙音逢萊宮清韶鳳入領園橋冠帶出聽溢浦琵琶捫左角歷天田記方流疏玉水旌旗日暖下太微垣秉星辰鼓角雲和種千越亭前花木襦袴方歌夜雨幨惟又轉春風白馬金盤陀摩娑贛石三百里玉節青絲纜約束江城十一州金池與玉節相輝綉斧共朱轓出色崆山絶處移来琴鶴高寒廉水光中洗出劒刀清淨岩開曉日灘聲晴雷小駐英函歌虹流吟翠浪快持荷橐飛鳳尾来虎頭我判府勇撤楚車新依冀部白雲舍近移来簾綉輿藤先月墓高記得朝花院柳喚起十年膠漆盡歸一日樽罍麾節同春笙歌永夕海山螺金蕉葉散為入境和風禁死鳳青瓊閣行共九天清露某等叨居伶部敢獻俚歌

麈節東南會一堂蘭亭昨日記流觴六絲星度銀
潢影五彩春浮玉翠香院柳舊雲懷燕語野華新
雨棁虹光鳳池對秉他年事佇看天街接佩璫
又宴前人致語
粉省望郎綉衣弭節碧山學士綵袖分符好看翠浪乘
虹重酌黨泉飛雪其官亟關老子姑射仙人金鍾氷壺
玉衡精神流麗青天鳳凰芝草表裏光明昔為天子好
門生今是玉皇香案吏移下半空水鏡清照鄱湖鎔成
萬疊氷花春浮贛石澄江分一道老氣横九州明湖堂
中快活條貫籌思樓外遠大規模發揮清獻江山張主
瀛洲風月人行曉日吏立秋霜使節上青霄有華冠蓋
吏部提英鑒佇入鈞樞我判府金石交情塤篪王事上
堂拜家慶方報行春知府見監司来依先月更醉燈前
花雨共游雪外烟林肯為二千石徘徊散作十二州歡
喜鮮鯽銀絲香芹碧澗小對歌筵宮花王仗御水金溝
同催春宴其等敢陳告語上贊台顏
簾影晴絲落舞茵峒雲晚聚星辰翠虹光度樓
臺月香燕先浮霄漢春一道清風華纔遠雙江緑
氷紈衣新相逢晏有朝花約又看貂蟬會紫宸
上梁文

山中堂屋上梁文

戴符臺隱父矣買山潘岳奉親昉茲築室未說胷中之全屋嫌啓面北之一堂凡私計之綢繆皆上恩之旁薄自昔園林臺館之勝難乎溪山泉石之全鄰琊兩峯似太行之盤谷建陽九曲類武夷之桃源然而有窈而深者無曠而夷有清而厲者無雄而峭所在平井於四美其間各擅於一長而況索之於杖屨之餘去人遠甚未有納之於户庭之近奉親居之主人白髮重闈綵衣四世出隨園鵲付軒冕於何心歸對林鳥覺簞瓢之有味頃關上游之叢翳偶逢小隱之坡陀江林八九家得重洲小溪澄潭淺渚之勝山行六七里有詭石惟木奇卉爽箭之饒攀飛雪而窺空谷度脩蕪而陟穹巖雲奔虎鬬根穴相呀斗折蛇行堪巖差互看輞川畫如登南垞過華子岡讀黃溪詩如上西山至袁家渴其遐詭足以騁懷而遊目其深靚足以養道而棲真自天作之非人力也未為仙翁釋子之所物色惟有樵童牧豎之相往來偶然幻出種竹齋見山堂尚欲散為拂雲亭澄虛閣先生酒盡釣具無日不來夫人步輿輕軒有時而至乃若波濤洶湧雪月紛披烟雨吐吞虹霓變現將使山間四時之樂盡為堂上百歲之娛啜茗水盡其歡先廬固

在得談草植之皆別墅何妨乃相南隅乃規中與有護
田一水排闥两山之勢得栽芋百區種魚千里之基問
之陰陽天與我時地與我所若有神物水增而廣山增
而高不管相如四壁之蕭條且作樂天三間之瀟洒窓
中列岫庭際俯秣舍北生雲簷東出日或積塵室編遂
戶或通竹淵縛柴門宛然林壑坻島之中更有花木棲
臺之意眼前突兀見此屋人生富貴何須時豬羨尚完
爰居爰處謳吟月露供燕喜之詩判斷煙霞博平反之
笑何必瑤池崑崙閬風玄圃方是神仙不須終南太華
天台赤城亦云山水被褐而環堵卻軨而杜門彈琴以
詠先王之風高卧自謂羲皇之上不知老將至耶後得
此生今日幽居便可號為秘書外監他年全宅亦無華
拆昌黎先生小住郢斤齊聽巴唱

東　紅日照我茅屋東統盡湖陰橋上看世間無
　　水不流東

南　說與山人住水南江上梅花都自好莫分枝
　　北與枝南

西　隄東千頃到隄西往來各任行人意湖水東
　　流江水西

北　濁酒一杯北窓白雲去住總何心或在山

南或山北

上　莫道青天在屋上青山一疊又青山有錢連
　　晏青山上

下　試看流水在屋下他時戲綵畫堂前福禄来
　　崇更来下

伏願上梁之後千山歡喜萬竹平安畢壽觴和慈顏兒
童稚齒昆弟斑白濯清泉坐茂木虎豹遠迹蛟龍遁藏
陰陽調而風雨時神祇安而祖考樂　新門户永鎮江
山

山中廳屋上梁文

山中廳屋上梁之後千山歡喜萬竹平安畢壽觴和慈顏兒
童稚齒昆弟斑白濯清泉坐茂木虎豹遠迹蛟龍遁藏
陰陽調而風雨時神祇安而祖考樂　新門户永鎮江
山

舍一胘之白雲已開別業屋四圍之流水更添前荣砦
揮已定之規模展柘方来之閱閱有相之道迺績于成
主人未了書癡頗有山癖先人之敝廬在苟安風雨之
餘慈母以輕軒来亦愛園林之近頃斷簷啓之地昉营
護草之堂雖環堵之間粗云具體然闔廬之制未畢全
功相協厥居聿来胥宇階陛所以行儀仗屏著所以肅
宵扃不日成之以時可矣是用戒良梓筮吉辰弗蚴蟉
於水端架蜿蟺於雲表然後翼之以廡承之以門移石
而立庭臬通泉而周户外清湍峻嶺為不斷之藩垣野
草幽花作自然之冊饜老之将至訖可小休昔晦翁愛

武夷而不能家歐公卜頴水而非吾土余何為者乃幸得之未問君王便比賜鑑湖之宅何須將相方謀歸緑野之堂凡與同工齊聽菩頌

東　日光穿竹翠玲瓏坡茅屋柴門在半峯荊風袂欲挹浮丘翁谷

南　水向沙邊緑正漲荊道人為作小蒲庵坡山上仙風舞檜杉坡

西　雨過横塘水滿隄豐漁蓑笠雨向前溪荊水北　澄碧泓亭涵玉色歐夜深山月吐半壁答誰

来共枕溪中石坡

上　亂峯深處開方丈歐風雨户牖當峯向谷五更曉色来書幌坡

下　門前白練長江瀉坡鼓吹却入農桑社坡翠浪翻紅稼穡坡

伏見上梁之後山稱川媚神比天同俾著俾艾俾嘏俾昌壽母多祉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君子攸寧自此定居永為安宅

代人作教秀峯上梁文

新歐陽棐秀峯自其邑買見屋除拆浮江而来

紀勝備矣城扼地為廬陵之名山大厦連雲新廣文之
甲第結廬在人境幽居近物情竊以買宅買鄰元龍千
百萬之價有廬有屋或待三十年之勤未有不崇朝之
間而能使二美之具誰為之地乃有此奇一片乾坤潛
菴先生之里隔墻鍾鼎文昌兄弟之家況方其何蕃之
在齋已有為戴公而起宅至今日歸之斯受亦有數行
乎其間川浮陸運以無遺水到渠成而甚易移彼置此
換舊添新疑半天之飛来忽平地而卓起尋引繩墨規
而成彼有室築而道謀此則事半而功倍我府博士高
一柱齋洞八窓大學館中飛黄騰去大成殿下釋褐歸
来安能鬱鬱居乎是以以汲汲如也向時茶墨勤寫千萬
間之心此日規模便作十二樓之樣由柯山而徑上遡
木天而横飛何官不為餘地甚綽青山如許聊且號工
部草堂緑野後来以此為大祝廳事輒陳韻語共舉脩
禊

東　穹秀崢嶸華蓋峯卓筆雲霄天下獨曹劉班
馬避詞鋒

南　翡翠英中碧玉簪一抹界愚生畫色府中氣
象已潭潭

西鄰有文昌瑞色齊乃徂紹興光價在重噩真
氣磔鯨鯢
北山腰帶曳清江曲滄江歷歷現雙魚彷彿黃
金鑿橫玉
上一朵紅雲只尋丈瓊樓高處不勝寒慘轆軋
坤輿萬象
下不是求田并問舍要令突兀在眼前俯拾八
荒歸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閥閱增高室家嚮用堂前龜鶴親見金
桃天上麒麟膝弄玉樹大耐官職自立門庭以無死於

前脩禍傳於佳話

公牘

與湖南大帥江丞相論秦寇事宜劄子

某干犯師嚴輒有申請秦寇之在廣西憂動二十五郡
為楙累年去年破賀之富川官民荼毒不細經司不問
今破我永明殺死知縣殺傷縣尉主學捲去縣印屠居
民擄婦女掠去財物繼而又破永明之下澤又寇我江
華移其所以毒廣西者施之湖南此而不討失刑莫大
廣西以前獨力不能捕滅今何幸湖南肯與會合宿兵
以待師期朝廷之主張方新言路之指陳甚力此掃清

巢穴之一機為兩路官民舒洩宽憤不可失之時也前經帥不足望滿望新經帥之来不料意見參差施行矛盾茲得經司牒報捕賊以官授賊以職搞賊以酒賞賊以錢凡懷忠憤無不彈指自昔化賊為民固有稱為盛德事者蓋賊有出於田里之饑荒激於官吏之貪黷弄兵之情出不獲已故仁人處之念其為赤子姑惟安之勿庸勝之今秦寇招募無徒建置將校橫行兩路嘯聚千群戕天子之命吏却於公府之鑄印殺人盈野罪如丘山既非脅從又非烏合渠魁縱有求降之說官司亦在不受之科而況初無出首之真情僅取改過之文狀謾曰回鄉而安業何曾束身以歸官得之廣人所云一面受招一面劫殺刑政無章宜其至此天下之大勢相惟所仗名義而已若名義不著大之不可以立國小之不可以立家今觀廣西成何宇宙先生不忍斯人之塗炭一再調兵必欲罪人斯得然後已此真扶持人極綱維世變盛心之所推也但今来廣西既作此可笑舉措未必不以襲遂渤海之事自詭上感聖聽本路冒然進兵非惟蹊徑不熟乏隅總鄉導之助有悔吝之慮亦恐隣閭反以本路為張皇壞其兒戲之前功或者陰設陷穽今直須申審朝省看指揮如何若朝旨主招諭本路只

得撤兵後有衝突廣西當任其咎朝廷如以招諭為不然自是督兩路會合至時湖南不求廣西而廣西自當約湖南共事此利害自是坦然謹具公申欲望備申朝省仍乞鈞翰與當揆商訂必須計一例斷行下曰招則招曰捕則捕使人無中立之疑則亦無事後之悔所有永明縣見駐劄有使闡之兵有本州之兵有謝隅官之義丁約近千人日費春陵供億比來徐守已費支吾郡力凋薄亦為可念今高節所部兵若到山前不過又是坐食愚意謂不若候朝旨行下確許討捕然後調往今乞且喚回高節一行軍兵歸營聽候朝命果非敢遠使

門約束本司去山前顧近的見利害如此恃師門相與之真故敢傾臆以請拱聽處分以憑尊守

提刑節制司與安撫司平寇循環曆

某猥以迂踈承乏湘泉適值寇發昭賀兩路弗寧茲承大使丞相與廣西經畧部承選將調兵各以重僚為之督是行賊不足平矣某偶以職事獲忝與聞奉令承教於兩閫問自是無虛日公移失幾密私牘近文貌求其脉絡貫穿報應迅速莫若循環曆為便司存以紫袋從郵置往来去潭月有半去桂可三日從其中而稟命焉庶幾昔人道二國之言無私之義云耳其謹書於曆首

為序

十月十三日　某荐準牒報大閩調兵一千人以宇文帥衆王環衛任其事甚盛舉也自秦寇之作廣西前此調兵不過五百人以下去年呂師方調一千人而皆委之小小将校氣勢单薄不能為功今南窓調三千人以唐貳軍督之以趙總制統之而使閩與之掎角大作規模賊授首行有日矣事關西戶國家之所嘉賴豈直兩路之所家福而已然聞之兵家利鈍不能逆覩蜂蠆有毒困獸猶鬬語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數月以来職思其憂亦頗采取衆議薄有管見及今山前之所當行者因悉數之於前乞賜鈞照

一秦孟四者累據山前探報其狡兎之窟柄在賀州管下地名下界然實無一定可攻之巢穴亦無一定可擊之隊伍前此經司非不起兵臨之然兵来則賊散兵去則賊聚見吾强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方官軍之始至也整齊一問寇則失之矣無可蹤跡獻精明部分者而秦之黨或為平民買賣於軍市之間甚者秦孟四亦在焉及淹旬越月之後我軍氣竭意衰闌珊零落寇則忽以百十輩突出草

恭以捴我軍從前徃徃憤軍蹶將大率坐此
今兩闖會兵鼓行而前寇出故智必且散去
及其久也則有乘虛襲我之憂此一不可不
知也

一秦孟四所出沒巢穴處其山重岡復嶠連跨
數州林翳深密蒼翠延袤山徭木客聚族其間
將四面而畧之則山脚綿亘無合圍之理將
赭山而歷之則林木蔽曠無延燎之勢我軍
望之遥遥空駐山下而彼之鋌出他境猖獗
自如且如近年嘗遣二將曰吳曰孫屯駐屏
山者年餘僅能靜江境内之擾而不能禁
昭賀諸州之剽掠是也我軍若入其巢搜原剔藪
豈不甚快然彼又窜入大山愈去愈遠迄不
可誰何如近年蕭路分曰張者提兵徑擣其
巢而不獲一人是也今兩闖兵力甚重非前
此千百人單弱之比雖山勢連延不可合圍
只是一步趨一步可直造其所謂下界者然
吾極其辛苦得至其間彼則又已遁散且兵
在山前又無救於彼之横出此二不可不知
也

一所在平寇專藉土人惟今廣西則不然方秦
寇之起也某村被害訴於閩閩為之調兵已
而賊不可追撤軍而去未幾則寇已復至尋
讐於所訴之家曰汝敢訴我從而盡殺滅之
官不能為之主而適重其荼毒自此應有被
劫者皆不復告官此一類是主人畏賊而不
敢與為敵者也又秦寇所至攫剽財物之外
出其餘以散之負者善良被害惡少豪利是
以鄉井間畧無被髮纓冠之義常有幸災樂
禍之心此一類是土人喜賊而不復與為讐
者也今兩閩會兵而前若無土人嚮導是猶
盲者索途何往而可然由前言之則或平民
畏寇後禍而不欲為我軍之用或惡少以寇
為恩而不樂為我軍之役縱強而驅之未必
不首亂二三陽順官而陰附賊此處最是誤
事此三不可不知也

一今日之事全在兩路督捕察前三者之弊各
作一策處之必使有以避三者之病然後一
舉而得志不然必隨賊計中南方用兵如今
日大舉者自有救此行必須如秋武襄之於

儀鸞了事而後可已君子作事謀始則籌之也可不熟而講之也可不精乎

一聞有張虎者石壁營遣之將兵幾擒秦孟四常有張大虫来我便怕之語若取賊之所怕者表而用之亦破賊膽之一也張虎者近為郭察所劾押下邑管効用今以鈐閘求之以屬王環衛使之以功補過其人勇悍有餘必能自効此上計也

一今自湖南入昭賀有兩塗一曰全州灌陽自灌陽入昭賀皆經縣鎮即近日被擄去處而去秦孟四下界巢頗遠一曰道州永明自永明入昭州界曰平源便是賊巢自平源至下界賊寨連珠相望其去秦孟四巢甚近今兩督捕先合商量打併附和諸賊此邦宜以告諭為先告諭之說以為兩路之所誅者惟秦孟四汝曹脅從在不殺之科若得一寨下我軍直是不殺則所謂連珠賊寨必從風而靡非惟可以離賊之黨因而用之則擒秦孟四或在此徒未可知也但一賊寨来降其中有老幼有財物軍人不免殺戮攻擊此須督捕

總統先明秋毫無犯不殺一人之令使降者
以我為信則可此收捕之第一機也
一 昨来使閫所調不過戍纂二百人又令本司
擇將當時頭勢稍輕所以且差桂文政總統
桂雖淮將體統不為嚴重故鈐束倍覺費功
向嘗以紊鈞聽乞賜改差未蒙垂許今幸王
環衛此来即當抽回桂文政盡以其兵付王
環衛伏乞鈞照
高節二百人今在全州灌陽駐劄合係王環
衛總統伏乞鈞照

一 聞諸軍取十六日戒嚴以行二十後可到衡
陽應平寇之詭筆舌所不盡者候宇文帥公
王環衛相會又得對面較量伏乞鈞照
大使司回
萬里承示循環曆讀之綱目備具公而幾密之周防私
而文貌之簡約甚徑便也所當遵而守之
十月十六日報十二日所批畫如後
一 来示前四畫備見臨事好謀詳謹之至已即
語之帥參計議其至明墓必親從節下求商
確也

一所諭張虎者使其可用必詳審之矣
但其人為言路所劾朝旨押下邕管自效本
司若只求之桂閫恐桂閫亦必以申取朝旨
為辭且桂閫若知其人可用彼必自取而用
之亦應未必肯以與我也但得其能辦此賊
則州来在吳猶在楚正不必付王環衛也更
惟高明裁之

一行師之道亦須任事者擇利而行當令就節
下決所嚮

一抽併桂路分一項軍人付王環衛此其見使
司欲使歸一之意却亦須王環衛至使司熟
議然後聽使司處分

一高節一項三百人前此係聽使司調用亦令
更俟王環衛議之惟使司所處分

右報如前其詳已共帥叅計議籌之當以面控也
萬里糊塗書殆不宜載之於牘輒次第所為對口
占以授

替此筆者膚率必在所恕也　萬里

十月二十二日

一二十一日宇文帥叅王環衛至衛是月留議

軍事至三鼓而別二十二日早軍已行

一前此奉大閫之命調戍寨兵四項共二百人今本司擇將本司遂差杜通判督捕桂路分總統此一時也今則大閫調兵千人輟元係貴將以行與廣兵大為掎角此又一時也以事體論之所合抽回桂路分盡以其兵屬王璟衛又須令杜通判解督捕職事盡以軍務屬之宇文帥幕廣幾事權盡屬大閫司存不過奉行旨揮每事無所專輒此則尊大閫之體也而宇文丈之来傳諭鈞意與其所以自處一切欲使某與聞某以職事而言則盜賊正屬司存固自無以諉其責但當如廣西章憲之所以自處者章憲但為其憲司之所能為若軍事皆是經閫任之章不與知也今某自有章憲樣子豈敢事事干與犯僭越之誅而宇文丈堅謂長沙去山前迢遞緩恐誤事機必欲凡事從本司予決行又謂鈞意所望正如此某舊出門墻先生待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父師今不自意以一節趨走閫部之內適門户間有酹應以子弟自

命則所當為父師代勞豈所敢辭者然事固
有輕重大小難於槩言今已與宇文丈斷應
山前文字申到本司在某可以子決不犯專
輒者某徑自區處報山前却申大閫照會其
有非司存所得擅處者則取鈞筆旨揮如此
不失門牆奔走之誼又不失大閫崇重之體
所有面與宇文丈講論數項今一一乞鈞旨
速作施行

桂路分已牒報從王環衛調用乞作批牌鈞
判更劄付桂路分照應庶一切出於閫命而
後事體歸一桂文政只是衡州路分名位尚
小鈞判中或加一權攝名色在路分向上者
以寵之蓋既減其實姑華其名鼓舞之術也
一字文丈自謂以客軍深入實不知地分賊情
苦不容本司解杜通判管捕職事以為杜文
任事數月講切諳熟今日正要資其用欲以
同管捕處之又道州錢粮倍費支吾山前若
有不繼立見利害須得一人通融於其間則
杜通判其人也此說亦甚有理欲乞徑作批
牌鈞判令杜通判充同管捕職事兼管發錢

粮官却望鈞筆褒拂数句庶其樂於趍事赴功此一大節泰也

一近日道州只供億成寨二百人錢粮已自斷續可憂今驟添千餘人券食支遣小郡氣力何以堪之若不念其痛痒先與區處将来必坐困乏關係不細昨得倉漕書亦閔然及此不知還可申明朝廷於苗糴内作一道理否先生鴈與都堂必無不從乞鈞照

山前事體重大臨機喝嗇為費不貲恨司存寡薄不能出氣力問之宇文丈所携似少宇文子細應非妄費者望更加斟酌下若干就山前準備若無所於用仍是庫中之物宇文丈於此甚以為憂而不敢請軍無財士不来軍無賞士不往勝負之微權所係其不敢不備言之取鈞旨

一應山前事宜允可以助臨事好謀之槩悉從大帥衆環衛豐道之不必以瀆鈞聽者皆豐道不布於此乞鈞照

大使回

十月二十九報二十二所批教者畫一如後

一巢暴除兇固在兵力之強充在心力之一前
此或招或捕議論未一故使此賊得延旦夕
之命今既一於討矣所謂選將調兵餽糧本
司當思一一措置但司存於山前遠而使臺
為近周匝體探量度應酌惟使司協一是望
来示以廣西經憲為比非所願聞鄭丙為廣
西憲激厲流人　世堅立功贖罪卒擒劇
賊章憲果以是為心前所謂張虎者豈不能
率以自效往往南窓不以是勉章憲耳萬里
舊見胡致堂與張嵲巖書云永明之寇未平
挂郴之盜方作帥司兵力不支憲司計無從
出未嘗不嘆當時既不強於力又不一於謀
致使胤猖獗今官軍氣勢已合我輩心事
素孚崇堂可徑子決者毋以迹嫌本司所合
施行者郤望嚴賜報庶不致久以賊貽中朝之
憂幸甚

一杜通判往路分各以處之兼職見之公移矣
師克在和更望嚴賜勉勵總統不總統均是
要立功皆捕同皆捕均是要敵愾宇文叅議
及王璟衛之行也萬里嘗以是語之矣

一道州錢糧前已申到已劄令其於有係官錢內那融應副都與備申朝省出給又考之前比例係是運司措辦并告之公朝其申檢亦已見之公移矣

一宇文總管所携備用錢特司存遣兵之舊比政恐支遣未敷見議措置椿管俟其申到便與科撥也

一山前事宜凡有可以運掉扶植者切望徑自行下總管司等是王事等是僚屬政不必以本司差官為礙餘有誨日拱俟垂示　萬里

十一月初五日

一當來廣西止有秦孟四一火賊只因稽於勦捕致上下相援於是遍昭賀境皆寇今據山前連日所申則秦孟四已遁杳不知其蹤跡如近日廣西所報禽毛了頭唐督捕所約夾攻俱崇七桂路分所申打扶靈源寨皆枝葉去處而渠魁則失之矣其前嘗畫稟以此寇必祖故智逃散今乃果然重兵為錢糧所牽無持久之理班師則禍本仍存頓兵則吾力不繼此事大欠結束今宇文帥參王環衛兵

此時方至小前且看申来如何

一秦寇實未易驅除若下得細密工夫千百人亦可取若只持堂堂之陣則高飛遠舉無如之何今廣西既失了秦賊看来諸軍逢一賊寨便攻此等相揉脩從却使得招諭前日之所謂招諭乃是姑息之政若兵臨其境告以禍福使降宜有必下之理此時若實招安之非策只一槩殺去却又欠計酌主其事在廣西本路又不得而專大開以為如何

一本路所仇者秦寇耳今兵入廣之後秦不可蹤跡於是亦不免到一處攻一處恐壞生靈過多而失吾心尋仇於秦賊之意草間猶免無盡滅之理大要只當去其渠既失其渠所在而專沒及於其他心甚念之大閫何以處此

一廣西備白劄子所陳牒報本路全州有鹽田峒秦小九窟穴在其中此事誠有之陳巡檢者與賊通此則未必可信訪聞此峒形如葫蘆前尖後闊所以秦小九入而據之蓋以其

地形險巧故寄迹於其間而前後則不擾全
州之境賊不欲召兵意將以自存也今亦安
知秦孟四不竄其間但其地既有一夫當關
萬夫莫前之勢未容輕於進攻須以術而後
可破之前日見王環衛申將來乘破竹之勢
一掃空之詞氣若容易然九言語輕率便有
取敗之道當一面報山前子細調用仍與全
州土人密議措置若不甚煩兵力尤為上上
策也伏乞鈞照

大使司回

十一月初七日領十一月初五日所批曆備悉本司去
山前遠不若使司去差近所報當得其實一行出師
皆難坐籌隨制向已申諭帥帥及王環衛在行者遇
機應變先申使司一聽行下若一一從本司施行則
才貴巧遲矣王事一家政不必以形迹拘也嗣有當
從商確者即垂示如前所批則高明自了了矣萬里
冗不及親染

十一月十八日

一秦寇竟無蹤跡分曉公文中或曰在大明村
小明村或曰在大花山或曰在螺溪源南上

坪或曰在南團平山白石山脚其說不一已
難信憑今得王總統報直謂二十餘日秦孟
四全無風路則兩路用兵以来此賊之出沒
可謂神矣大槩平賊全要地脚土矣之謂也
今本路以客軍望望而前固已失之廣西為
地主而全無地人間探雖東兵甚多要亦徒
孟浪耳某前嘗采之南士皆謂秦賊狡猾詭
秘之甚見吾強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固當
畫一塵徹鈞聽公失今果出避他所則曰下工
夫止當探實秦孟四所在然後可言進討不
然泛而往果何所為廣西牒報謂湖南兵
不當越界深入止宜在兩界上伺候會合殆
有所激而云今已報山前且回兵駐泊湖南
界上一面遣人關會唐睿捕探問秦孟四所
閃着實若秦賊有的所唐侔有窓約方可鼓
行而前緣兵在昭賀境内則糧運在路亦不
無憂廣偶或為賊所梗文見狼狽是以回師
界上乃十分持重之舉亦已語之矣舍載之
公文當必先徹鈞覽不免專輒仰乞鈞察

一廣西咋報本路義丁生事可畏遇人則殺遇

屋則燒遇財則搶此輩素不知紀律所至殘賊可惡已行下杜督捕桂路分嚴與禁戢今續得廣牒以義丁越界深入肆行劫殺大不可令衆庶見只得抽回緣昨來桂路分初遣之時止有二百兵故須義丁為助今使闔調兵既多則亦不須此輩吾運掉自有餘故抽回義丁者所以隨時取中也伏乞鈞照

一扶靈源打寨之舉頓覺泛泛當來本路止於問罪秦賊朝廷大旨揮所討亦秦賊耳諸軍在扶靈添枉費辛苦一番可謂失本旨是役也王總統申来是一說桂路分申来是一說見之宇文帥參點對二將覺已徵不和又義丁乃桂路分所彈壓而廣西累有云今既抽回義丁則桂路分亦不當更任事已別作稟識名色與桂路分赴同而其本兵則令成將高成統之一則二將名果不和末流必費處置不若解於其徵一則以其不能鈐轄義丁即奪其職亦御諸將之徵權也伏乞鈞照

一道州供億委有可憂緣自七月以來郡中已極其剝刷至近日覺運幹之術漸窮雖曰於

有管錢米內道融支遣然留糴亦自無多叫
豈可動不得已盡措準為券米亦無可繼之
策若券錢一項一日須三百千則十日三千
緡其何所措畫而可徐守不幸末路當自重
擔秋冬間無日不病此月十二日忽至大故
雖有数行馬而其困於憂勞亦云至矣甚可
痛念今幸而王守已来数数過從飲脫而去
之前日得其肯往約二十四日可交事忽得
徐守訃山前生券間斷中間新守未到已前
有数日無官主張於是亟差教授護印而以

十日軍券責都副吏以私財應副遞送軍制
此從權甚不得已之行移也今既抽回義丁
約千人既可為道州解小半支吾然尚有千
四五百兵留竟上軍券不可謂少頃刻不容
稽遠方来者亦不知所措使闔雖申朝廷從
運司應辦然音揮遲速未可必今合有救急
之策不全仰於道州若因循處之則道州必
有一日乏絶誤事此時噬臍何濟於難此最
關係幸先生深入思慮亟謀所以救此某不
勝拳拳

一全州塩田峒為秦小九所據其峒地形險絶未易以兵力取昨王總統申来云俟回軍掃清言之甚易其殊未以為然今得宇文帥劄公文果亦評其輕發山前得宇文以審重持之亦大濟事此峒中百姓皆耕他人之田田主皆在峒外秦小九不過寄巢其間峒民元不隨從之為寇儘可從土人上作工夫某近已得一全州土豪與之計事已畫為三說或誘或逐或撓於中忽濟焉則禍本拔矣柯倅赴全州迂道来訪已悉計授之若不動聲色而集事又照羅飛之於晏九五也伏乞約照大使司回

十一月二十日答十八日所批畫干後

一秦賊踪跡兩路皆不得其的大率擒賊無出地脚之說此李勲用李祐取吳元濟之策也以地分言之廣西嶺捕司體探為便此中既出兵會合亦不當專委其責須是重賞購募士人為之嚮導問探全在軍前審察其人而用之又恐因此反落賊計故不欲見之公移今使司因廣東中文移檄回竟上駐劄固便於

運餉然若俟廣西的報而後遣兵使其果知
秦賊所在則彼欲自取之以為功其肯先聞
于我乎回軍竟上以示持重厚募土人以嗇
進取二說並行計之善者也
一廣西所報義丁越界生事恐或有之但此項
義丁元與桂路分所部軍參錯在彼不應縱
容如此借使桂路分受欺於其黨杜瞢捕亦
豈得全然不知本司頗疑其說故只行下道
州密切契勘或謂廣西以我兵既入彼界連
日攻打頗獲賊徒又撫軍前申說廣將陳明
見賊不捕遂為此說不欲本司兵在彼特借
義士騷擾之名併欲退我師耳蓋在彼則自
欲養寇於我則欲害成或出于此今義丁既
已放散固西人之所欲但恐自此脫有緩急
再調又難惟高明審之
一道州錢糧切在念且如軍券增支一項本
司已行下總領所令總督司於隨軍錢內移支但所憂
者朝廷科降之命猝未得分曉又撥一項錢
赴軍前恐本州或有不繼今總督司與之暫
時挨那支遣近又從司存剗刷別項窠名少

應本州之絶以俟朝廷之命方此降遣已見之公移矣茲承開論敢詳以聞

一鹽田峒近見軍前所申欲乘破竹之勢談何容易同官唐書記說鹽田雖號曰峒而實非峒其間多是富人所居今秋亦有領舉者只擒奏小九一人政不須如此鄭重今台諭士豪三說已得要領矣

一永明之寇自廣闖易招安之說為會兵之舉其名甚正且疊承諄諭不容不發兵應之桂去賊近兵又先發更不俟本軍之至故秦賊得以逃散今廣兵遇賊不捕本司軍連日攻打終未得其要領使司檄回境上又抽回桂路分放散義士而杜倅自徑回春陵豈逆料此賊為終不可得故示以班師之漸耶重兵屯駐不容越境而問可否之幾須要早決若果不可以月日圖當早議撤戍只慮撤戍之後賊復猖獗則本司有諸處戍寨之例群酌留兵亦可行也使司去山前稍近事體必所深悉幸細籌之　萬里不克親染乞恕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数日前諸處報来事體雙積一則道州以糧道為苦山前謂昭賀路梗宜寄糧於扶靈源或以殊覺未便一則我軍連日或打扶靈源或打申家峒於泰賊不相干而陣亡石損者多恐攻繫不已或落賊姦非細故也一則義丁不依紀律人衆難於加刑廣西報得既可畏而宇文暫軍中来亦去然恐未流徧獦難制一則道州以供億為病覺已窘来不可當如人數可減亦是為道州畧省人數之一端一則王總統與略分所申扶靈源事言語參差見之宇文丈點對覺已有稟畧與帥咨議以高成劣之宜及此時舉行元說所以本司一番區處事宜欲諸軍駐界上欲義丁且抽回欲桂路分来稟議此一時也累日不見山前報来繼得曆中鈞批則未以所行為照其退伏自念殊坐專輒方議所以稟承鈞命今得宇文帥咨申到則已提兵越昭賀入静江之南團與胥捕踪迹相聞矣援備述陳忠所報云南團十八村村老陳狀乞免洗蕩自認捉出秦孟四則是秦孟四已見端的所在村老

既認捉出此即鈎諭所謂地脚者却有可望
捕獲之期自今我軍如唐督捕之說與廣軍
同在南團四路匝住不容透漏以待村老捉
其渠魁是機鋒相湊漸有着落此又一時也
實跡一面乘機進取矣

一義丁昨者抽回為在昭賀境生事且前無秦
賊可攻故隨時施宜如此今既同大軍深入
靜江見匝住南團賊路則此時亦無緣可以
抽回矣已飛報山前從便宜調用如仍前
生事作過則照元行放散仍十分丁寧頭目
極意鈐束以自贖矣

一昨以秦賊無踪跡撤桂路分赴司稟議面授
方畧今高成輩總本軍不曾明其有過今覺
鈎意亦不欲抽回亦已報桂路分既是山前
已見秦賊踪跡不妨乘機集事如未離軍不
須稟議復往

一以前言之秦孟四杳無風路我軍深入真有
未便以今日言之村老既認捉出秦孟四我
軍又已得廣回報向前會合獲賊有期班師

有漸累月為此夏窘今才得伸眉耳

一杜通判聞徐守之訃蔫同官之誼歸理其後事申来云一見新太守即復徙山前此時想已離春陵矣

一準牒報已借道州二萬芝楮二千石米中流支錢二百貫米百石以此數準之使闕所借之錢可支七八日所借之米可支二十日今覽歲前此事須可結束姑以歲前約之尚有三十餘日道州儘有米特錢未有從出使閒所申朝廷從運司應辦若早晚便得回降道州尚庶幾焉

一盬田峒之事昨已面與柯權郡議以土豪誘之或誘或逐或捻只消得如此措置却未見柯權郡申来容更密叩之

一伏準使閒行下議置寨留屯此乃是湖南防制廣寇之第一策聞全道州邊廣去處無歲不避寇大抵兵来則去兵去則来極以為苦若建寨更戍有數百人常在界上則廣寇無敢復犯湖南此一勞永定之規模非但禦今

日秦寇而已是議也王判官亟當與董倉漕言之倉漕已見報會王判官到司已與商議見歸道州與王守條畫申来今不待道州有請而使聞計慮已及之此事甚計緊切不論秦寇已獲未獲此一舉乃是為湖南永久保障之計公文申折甚詳更在酌意裁處

大使司回

二十九日答二十六日所批畫一于後

一承報軍前所申事與前日規模又異大率兵難喻度只得隨機應變使千八村村老果能任責束縛渠賊以来則撤戍可期豈非深望度此兩日必有捷報尚快聞之亦須容諭山前所認捉出秦賊者是真秦寇乃可

一留屯之議本司固有舊比今詳公移尤為縝密不妨行下道州及宇文總督一面商議庶獲賊之後便可撤留兵將伺其回報又從而審訂之

一科撥一事已嘗三申公朝至今未準回降見議申催更得使司備道州所申與之申請亦一耽也

一餘說不殊前稟高明區畫已得其當矣萬里
別已專布
後先生授將校以計擒秦孟四寇遂平道體堂
謹書

文判

宣州勸農文

太守到郡踰月被命造朝辭免不免且夕去矣猶以
職事得出郊與爾農父老告語一次因記李叅政莊簡
公名光曾守此土後有一帖云僕頃守宣州今已二十
八年東望雙溪疊嶂之勝感嘆而已因見諸父老為視

率屬子弟為士為農俯事俯育為忠為孝戮力以事田
疇先時而畢租稅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是所望也李叅
政去郡已久尚拳拳於宣人如此今太守與爾父老方
此相慶遽然去之其拳拳又可知因取李叅政之意衍
為勸農五詩又別為五詩以寓戒酌酒與爾父老誦之
爾父老其以轉語鄉曲子弟能從吾戒而不為惡即能
從吾勸而為善矣他日太守在他所遇宣人来必問曰
爾父老安否爾農曽從君勸戒否爾等尚勉旃以副太
守去後之思

第一勸爾勤耕作

種及時休落晛惟有鋤頭

不悞人飽食暖衣良快樂

第二勸爾行孝弟敬重爺娘比天地前人做樣
後人看滴滴相承簷溜水

第三勸爾勤教子有子讀書家道起若還飽暖
不知書十萬貫莊田不禁使

第四勸爾常脩善糶米救荒極方便但從心上
做陰功管取兒孫多貴顯

第五勸爾了王租莫教人喚作頑都年年早納
早收鈐那有公人来叫呼

第一戒爾莫妄狀須知官府難欺誑後来反坐
有專條重者徒流輕者杖

第二戒爾莫避役既有田園那避得今朝經漕
明朝倉到底費錢又何益

第三戒爾莫拒追擔力使捧欲何為有事到官
猶可說殺人償命悔時遲

第四戒爾莫尤賴故殺子孫罪名大縱逃人禍
有天刑害人不得翻自害

第五戒爾莫奪路做賊不休終敗露斬砍徒配
此中来能得幾錢受此苦

湖南憲司咸淳九年隆冬疎決批牌判

本司照朝省指揮見以隆冬委官諸州縣踈決凡情輕
當放釋者從所委官逐名點對取判施行其有情理重
惡累經踈決及恩赦不原而手足未經槌折膂力正自精
強者與其幽囚於牢柵之中駸尋而死不若驅於極邊
被堅執銳庶幾死中求生此一種人請所委官令項分
剔作一狀指實申来以憑喚上赴司審視發往荆蜀淮
海古之強兵猛將得之於盜賊髡囚者正自不少此亦
推明國家忠厚之一事也取各官遵稟申

斷配典吏俟必隆判

近世以来天下以吏奸為病士大夫臨事惴惴然惟恐

吏之敢已馭之以束濕事無大小一切以法繩之當職
以為不必立的無罪不必尋有罪不必恕為得之矣本
司諸吏頗似謹畏從前固有遠慢者當職諒其不及每
每止於薄懲爾輩非但不敢欺直不忍欺可也倘必隆
何為者輒敢於呈押之時脫套花空於行移之後揆揆
公文顯然面謾行其胸臆此非先有無忌憚之心而後
動於惡乎送之有司自稱為無他情弊殊不思情莫惡
於脫套弊莫大於揆揆豈必計囑取受而後謂之情弊
哉看来此吏於諸吏中頗機警而膽最大以小人之小
有才不施之於奉公而施之於閑上若以姑息行之留

此人在案中將来必為司存無窮之蠹矧所犯關係臺綱雖欲恕之不可得也侯必隆決脊杖十五刺配千里州軍本當更槌碎右指以為箝紙尾作弊者之戒姑以贓狀未明特免斷訖長枷葦前五日押發仍牓

委僉幕審問楊小三死事批牌判

使職一日斷一碎事今日看揚小三身死一款看頗不入不能無疑一則當来無大監要驟有謀殺似不近人情二則殺人無證只據三人自說取安知不是捏合三則捉發之初乃因楊小三揣摩而訴三名何為三名恰皆是卤身似不入官信今文字已圓只爭一行字則死者配者一成而不可變矣今仰僉廳一看此款蓋夜入微央三名一問若問得来無翻異明日便斷如因此有不然只得又枉此上平反文字是密封来忽然而往人所不覺則囚口得矣

平反楊小三死事判

律諸謀殺人已殺者斬又律諸同謀共歐傷人者各以下手重者為重罪元謀減一等從者又減二等至死者隨所因為重罪今楊小三之死也施念一杵其胸塞其口顛小三斧其脇羅小六擊其吭其愴甚矣再三差官審究則三人者於楊

小三元無深怨特其積怨之深欲伺其間而共擊打之
則謂之同謀共毆至死宜不在謀殺之例顏小三者施
斧於脇肋之間為毆命是下手重者也然其不用斧之
鋒而止以斧胸行打是殆非甚有殺心者羅小大雖不
加之以鑐楊小三亦必以肋斷致死然始也謀毆之終
也遂緬之是其心慮以必死非獨下手重而已是故以
下手論之頼小三之死雖小大俱坐改抵不止加功准法貴處死以減咸淳
八年明詔需恩特引賞命頼小三罪小大各大杖一
十刺配廣南遠惡州軍牢城一念一於同謀為元謀於下手

為從合減一等決杖七十刺配千里州軍牒照磨
訖申

門示茶陵周上舍為訴劉權縣事判

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
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此君子處己法度
也子曰君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也子貢曰禮吾君是邦
不非其大夫此君子居鄉法度也今茶陵劉權縣申周
監稅父子為豪強把持且謂不法不可枚舉必非無故
而為之辭者使周監稅父子果善人也則曰我無是事
何恤人言閉門遠嫌人必得以瞷我如此則處已居鄉

皆得之矣今因權縣所
相攻擊一則曰劉其
不非其大夫當如是乎抑
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併備
盡與改更布過失於境內
而盜賊不畏威豪強不屏
宜知自愛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終

則宜
邓此
上舍